

浪花

15

1967



KDN 2575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吉隆坡合泰承印

浪花

一九六七年第十五期三月十日出版

目錄

讓「浪花」跳躍在時代潮流上……………	編輯部	(1)
青年知識——用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	宋 金	(2-3)
舍生取義……………	朱 紫	(3)
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唐 林	(4-5)
論藝術的階級性……………	華 豐	(5-4)
煤炭巴士車……………(日本)井伏鱒二…	余雋拔譯	(6-8)
紅色小山鷹……………	劉鳳歧	(9)
皇帝要的鼻子……………(美國)傑克倫敦…	沙鷗譯	(10-11)
文娛廣場——電影雜談……………	萬年青	(12-13)
收租院……………	海 燕	(12-13)
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林 溟	(14-15)
和黃梨一起爛掉的人道主義……………	維 明	(15)
十月的暗邦……………	駝 鈴	(16-18)
對「現代主義」一些謬論的批判……………	奇 思	(18-19)
從「義花義旗」說起……………	洋	(20)
一個黑人母親的夢……………(南非)卡隆岡諾…	山鷹譯	(20)
每月文談——朝着正確的文藝方向前進……………	曾 獻	(21)
馬來新文學發展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	橡 夫	(22-23)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Penerbitan Lang Wah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編輯者：浪花編輯部

15,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承印者：吉隆坡合衆印務局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575)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讓「浪花」跳躍在時代潮流上

本刊革新目標

編輯部



「浪花」已踏上第三個年頭了，兩年以來，「浪花」站定文藝崗位，毅然負起發揚健康文藝的使命，受到讀者們熱烈的愛護和大力支持，而成爲一本屬於全體文藝愛好者的

刊物。

以往，我們小心翼翼的奉行着本刊一貫的宗旨，把真理和正義教給讀者，把美好和醜惡示給讀者。如果以往在這方面做得不夠理想，或未深入到所要求的標準的話，那麼，今後我們將更注重的去做到；不但要做到，而且我們要以新的努力，讓讀者們看到新的「浪花」。

因之，「浪花」從本期起大加革新。

革新目標在於「充實內容、提高思想性」。

今後，本刊取稿將把作品思想性放在首要的地位。我們所要求的思想性，乃是十分尊重羣衆的利益，羣衆的願望和要求的思想，是表揚爲實現人類美好事業的理想而努力的英雄模範的優良品質、感情和興趣，並展示他們的前途；清除那些阻礙新時代前進的落後思想和行動的一種思想，是教育羣衆積極的爲幸福生活而奮鬥的思想。

爲了貫徹這項革新目標，今後我們要把取稿範圍擴大至下列五個重點：

第一，青年是整個社會進展的主要推動人，青年給社會不只帶來了朝氣，也給社會的人們帶來對生活的信心，而「只有知識能鞏固青年對真理的信仰，而這種信仰即改造舊世界的緊要工具」。對於作爲青年讀物的「浪花」，向青年灌輸或加強這種「能鞏固青年對真理的信仰」的知識，是責無旁貸的，因此，我們增加了「青年知識」專欄來容納這類文稿。

第二，文藝批評的作用在於幫助讀者更好的理解作品，幫助作者提高他的創作水平，從而推動整

個文藝運動，而目前出現在文壇上的文藝批評，有不少不是失去客觀標準，就是迷失了方向，走上了不正確的文藝批評道路，有鑑於此，我們增加「每月文談」專欄，旨在提倡和促進健康的文藝批評，同時推介一些有關處理文藝的本質、意義、任務等文藝上的根本問題的文藝論策的文章。

第三，在今天的社會中正是有這樣一股暗流：它們是運用着引誘青年逐漸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辦法，來發展青年的落伍的思想，來拖拉青年走進墮落的泥坑中。這暗流，是黃色電影、音樂、戲劇、舞蹈等等所構成的。這些統統是毒草，是牛鬼蛇神。而「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因此，一路來堅決高舉發揚健康文化，消滅黃色文化的大旗的「浪花」，將在新設的專欄「文娛廣場」把這些牛鬼蛇神揪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並加以無情的鞭撻。

第四，我們生活的時代，依然是「雜文時代」，雜文是攻擊時弊的有力武器，我們希望雜文家，掌握你們犀利的筆桿子，在任何醜惡現象蠢蠢欲動時，即給予迎頭痛擊，使雜文這種保持羣衆利益的輕捷武器發揮它的匕首、投槍作用。

第五，「五洲四海風雷激，革命風暴盪全球」，被壓迫的人民要翻身，特別是亞非拉人民已爲掌握自己的命運和更好的命運而鬥爭。他們的鬥爭力量正充分的發揮，這股力量是排山倒海的，是無窮無盡的。它正在改變大地的面貌，同時也改變人民自己的面貌，這就是目前亞非拉人民驚天動地的鬥爭，一種破舊立新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可歌可泣的，要求在文藝作品上取得反映，因而，我們今後將把他們的心聲發表出來，好讓大家共鳴。

這些，就是我們努力的新方向，今後我們將朝這個方向邁進。我們希望所有愛好文藝的青年，支持這個新方向，擁護這個新方向，以使「浪花」能夠氣象萬千的跳躍在時代潮流上！



用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

宋金

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在一次對青年人的講話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旺盛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年青人，事實上正是這樣。所以，年青人應該重視，珍貴「年青」這個稱號，而且應該立心過偉大的生活，立心鍛鍊自己去過偉大的生活，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你不愧為時代的新青年。

做一個新青年，當然是先由怎樣充實自己本身做起。所謂充實自己，就是做一個熱情的知識探求者，用知識來武裝自己的頭腦，也就是如現代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所說：「努力熟悉人類的各種知識」的人。

一位哲學家在一篇文章裡這樣說：「他的頭腦用數量多到令人不敢相信的歷史及科學的事實和哲學的理論武裝着的，而且他又是如此驚人地善于利用他長期智力勞作所積累起來的一切知識與觀察。……………他的頭腦就像是停在軍港里開火待發的一隻戰艦，準備一有通知，就出發開進任何思想的海洋裡。這顯示：豐富的、有用的知識所產生的巨大力量。作為時代先鋒的青年人就應該從知識寶庫裡吸取許多使自己豐富起來，聰明起來和壯大起來的東西，如同儲藏豐富的軍器庫一樣，每個戰士可從那里拿到最銳利的武器，在發展人類進步的事業上建立奇勳。」

求知識，首先應當認識知識，什麼是知識呢？歸根結底說一句，知識是人類社會實踐經驗的總結。

知識既是從人類社會生活實踐中產生，而人類社會生活又是不斷往前走的，因而知識也是不斷發展，逐漸豐富起來的。

知識是不可能孤立發展的，知識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經驗，人類在各方面的活動是互相關係着的，當然從中所獲得的知識，也一定互有關係的，有着密切的聯繫的，它們不可能被各自孤立的分開來。

一切的知識，都是以為全人類的幸福服務為目的。自然科學的作用，是認識和改造自然，讓自然為人類服務，社會科學的作用是認識和改造社會，讓不合理的社會改造成合理的社會。

我們明白了知識是人類共同經驗，我們明白了知識是人類共同建設幸福的社會生活的工具，也只有通過這建設幸福美好的社會生活這一實踐，知識才能豐富和發展起來；我們也知道，我們求知識，決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耀或享受，也不僅是藉此謀出路，混飯吃等等簡單的、庸俗的、渺小的用途；而是為了建設人類共同的事業，實現人類共同的理想。

換句話說，我們求知識是為了用一用于改造自然，用以改造社會，用于改善和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爭取到前所未有的人類社會中的真正幸福生活。

改造自然，即生產勞動，具體表現在生產力的發展上；改造社會，改造人類本身，具體表現在生產關係的改造上。而社會的發展是由於生產力和生產的矛盾，生產和生產關係是對立統一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便要改變和它相對應的生產關係。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必然處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在一定的生產方式下生活、鬥爭，不是屬於壓迫、剝削階級，就是屬於被壓迫，被剝削階級，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是沒有的。不過，人的階級是會變動的。

人類自從有了階級之分以後，階級與階級之間就不斷發生鬥爭，即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反抗統治的，剝削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目的是要解放生產力，因此，在階級鬥爭中，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階級，必然獲得勝利。

人類的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就能夠獲取豐富而精美的生活資料，人類的生活也就能過得幸福而美好。

改造自然的知識是自然科學，改造社會的知識是社會科學，兩者內容包羅萬象，我們究竟要先學那一種知識呢？我們認為，一般「把青春獻給鬥爭」的青年，首先學習政治經濟學是必要的。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是由勞動的結合，故社會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基本的自然是經濟的關係，研究這種經濟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部門中，自然就成了最根本的部門了。

我們也知道，經濟結構是社會的下層基礎，凡政治、宗教、法律、藝術等體系建築在這個下層基礎上面的，經濟下層基礎一變動，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也隨之而或急或慢地崩潰了。這一公理，現在誰也不否認的。

所以，要認識社會的上層建築物，須先認識它的下層建築，要認識它的下層建築，只有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門最基本的學問。

這是一個應首先把握住的環節。

六

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時，首先應當認識關於經濟學對象的問題。

我們知道，人不能吃風拉屁，須向自然獲取生活資料，全時，我們更知道，不能離羣而索居，須聯合起來，才能組織生產，跟自然界作鬥爭，所以，人們在其社會生活中，加入于一定的，與自己意志無關的生產關係中，這生產關係是跟他們物質生產力的某一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便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實在的基礎，一切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實在的基礎上面，這，在前邊已經說過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在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分配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所發生的這種生產關係。不過，我們曉得，生產關係是在不斷地變動和發展着，因之，我們更再確當些說，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在研究某一生產關係發生，發展及滅亡的特殊法

七

接受知識，也要創造知識，知識的創造，是與社會的實踐有密切的聯系的，換言之，就是創造知識的過程，即是人類社會勞動及一切社會實踐的過程。

我們知道，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

感性知識，是直接接受到書本的知識，這種知識是片面性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而在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因它是高級理性知識的基礎。

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感性知識要發展到理性知識，必須通過實踐。

實踐就是把書本上的知識，和自己的生活在實踐中結合起來；經常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去豐富書本上各種原理。

書本上的知識，如果沒有通過實踐去印証和發展，只能說是死知識，只有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我們的知識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這就是一切知識的最基本的原理。

八

總結起來，全文要點如下：

每一個新青年都需要知識，都應該求知識，因為有了豐富的知識，才可以深刻地去認識一切真理，然後才可以依據了所認識的真理，去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

我們為着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而接受知識。

我們根據實踐過程上的需要，一般的說來應該先學政治經濟學。

最後，理論與實踐是統一的，我們要獲得知識，萬不能與社會的實踐脫離，我們要在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去求知，更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求知識的問題。

舍生取義

——朱紫——

舍生是捨棄生命，義指正義、真理。舍生取義就是為正義而犧牲生命。

舍生取義是一種偉大的品德。

許許多多的英雄傳記，告訴了我們許多舍生取義的故事，「普通一兵」薩沙是二次大戰時的一個英雄，在一次戰鬥之中，為了壓制敵人的火力，讓伙伴們前進，他勇敢地犧牲自己，把胸膛頂住敵人的機關槍眼。

什麼力量支持薩沙無返顧地撲向火力點呢？

有一位偉人說過：「偉大的精力只是為了偉大的目的而產生的。」換句話說，偉大的奮鬥目標，偉大的生活目的是產生巨大的生活力量。

這說明：支持薩沙舍生的力量是他那偉大的奮鬥目標——「活着，是為了使別人活得更美好。」這也說明：先進的理想和進步的人生觀是舍生取義行為的原動力。

具有先進的理想和進步的人生觀的人們，永遠為了正義爭到底，他們認為，這高于一切，高於個人的幸福，也高于自己的生命。

舍生取義，是根源于偉大的生活目的，那麼，我們就必須力求自己，在生活中堅定



地樹立崇高的生活目的：活着，是為了為人類建立功勳，為了爭取億萬人的幸福而奮鬥，為了創造繁榮，幸福的人類社會而努力。

論藝術的階級性

華豐

跟着人類階級的產生，便產生了反映兩種不同階級思想意識的藝術，所以我們說：藝術是有階級性的。

藝術有了階級性，藝術便成爲階級鬥爭的武器。弗·斯卡提爾西柯夫說：「統治階級極力把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在藝術形象里體現出來，儘可能使其顯明、具體和富有美的吸引力，而把被壓迫階級的生活和活動描寫成在美感上醜陋的東西。」普·特羅非莫夫也說：「藝術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在社會生活、在階級和黨派鬥爭中起着積極的作用，它們用這種或那種社會理想的精神教育着人們。」

在階級社會產生後，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便有一個支配階級——統治階級，和被支配階級——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是那時期的支配階級，產生一種支配階級的藝術思想，以主位的優越姿態出現于當時的社會，這便是特定社會藝術思潮。與此相對置的被支配階級，也有一種藝術，也有一種藝術思潮。

支配階級——資產階級的藝術觀點是反動的，被支配階級——無產階級的藝術觀點是進步的。資產階級藝術家把藝術當作麻醉人心的手段，他們主張「藝術而藝術」，這是資產階級藝術家爲掩飾其與大眾的要求相反的實質而提出的有害的藝術觀點，它的基礎是宣傳藝術與社會生活無關，藝術的使命不是爲人類社會服務，要求藝術家只關心藝術作品的形式，而不關心藝術作品的思想內容和社會作用。

所以，資產階級的藝術家們通過那頹廢傾向的所謂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的藝術，在藝術作品中注入有毒的思想內容，來麻醉、荼毒與腐蝕人們的精神，引導人向現存社會屈服。

在這方面可以王爾德爲代表，王爾德在許多論文，如「架空的類類」，「藝術家的批評家」等裡面，直接地表示着他的唯美主義的主張，他的理論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的三項：

第一，他以爲藝術應該從人生超脫，一爲人生所束縛，即不能得到完全的藝術，他自己說：「現實的故事，都是爲藝術之累。一切藝術上的壞處，都從實感產生，自然就是明白，而明白的就不是藝術。」他又說：「一切壞藝術都從復歸於自然和人生而產生。」「活動在實行的瞬間已經消亡，這是卑下的事實，這個世界，是由『歌唱的人』替『夢想的人』所造成的。」從以上的話，我們可以知道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是完全超脫現實的藝術。

第二，「藝術除了他自身之外，什麼都不表現，藝術有獨立的生命，只在藝術自身的途途上才有藝術的開展。」換句話說：「藝術的目的只有藝術」就是這種思想的根本。

第三，據王爾德的意見，藝術不是人生之鏡，而人生才是藝術之鏡。這就是說，人生是模仿藝術的，叔本華批評和分折了這近世思想的厭世傾向，但是造成這種思想的却不是叔本華而是莎士比亞的哈孟雷德，有了哈孟雷德的厭世主義，現世才有厭世的傾向。虛無主義起于屠格涅夫，而完成於陀斯妥益夫斯基。如此，藝術是常常先于人生的。藝術不是人生的描摹和寫生，而是專爲藝術的樣子。總之，以上所說的唯美主義，是將「美」當作絕對至上而極端地和實在游離的，所以全體的特色

在「技巧的」這一點。

爲了更了解王爾德所謂的唯美主義，讓我們看看他的代表作品「莎樂美」中的一段話：

莎樂美：……約翰，你拒絕了我，你講我的壞話，你看我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的公主，像一個淫奴，一個淫蕩的女子！好，約翰，我還活着，可是你却死了，而且你的頭還屬於我的了，我可以隨意把他處置，我可以把他投給狗，投給空中的飛鳥。狗所剩下的，空中的飛鳥來把他吃掉……啊！約翰，你是我唯一的愛人，……我渴慕着你的美色，我飢求着你的身體，酒和果子都不能滿足我的慾望，現在叫我怎樣好呢，約翰？海潮與洪水，不能熄滅我的情火，我是一個公主，而你輕蔑了我；我是一個處女，而你取去了我靈魂的貞操，我是貞潔的，而你把我的血管裡充滿着慾火……

當然，資產階級藝術的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不僅表現在文學和戲劇上，全時也表現在其他的藝術領域中，拉穆茨、斯特拉文斯基、畢加索和陀爾等的作品便是最好的證明。

不過，追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無產階級藝術家們，却和資產階級藝術家們完全相反，他們把藝術當作鼓舞大眾的旗號，他們重視藝術的社會效果，認爲藝術必須爲「人生」服務。所謂「人生」，即「人」在現實社會中「實踐」的意思，因爲藝術中的形象絕不是作者所憑空設想，而是作者在「人生」中攝取過來加以創造的，所以成爲「人生的反映」。



進一步說，藝術不僅是表現人生，反映人生，而且是改造人生，創造人生的。

所以，新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不但要深刻表現生活，並且要在激烈鬥爭的生活中，尋出創造新生活的原素，而向着這種原素，表示充分的同情，並對之有深切的希望和信賴。藝術家不但一方面要暴露舊勢力的罪惡，攻擊舊社會的破產，而且要促進新勢力的農聯盟的蘇維埃革命所起的推動作用十分明白。

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在「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鬥爭」一文中，讚頌過托爾斯泰「能夠以驚人的力量表達了現代（俄沙皇時代）秩序下受壓迫的廣大羣衆的心情，描繪他們的生活狀況，表現他們自發的抗議和憤怒的情感。」他大胆、公開地、無情地向當時的統治者挑戰，提出了當時最使人頭痛的問題。（農奴解放）

至於高爾基，莫洛托夫曾在「一篇演講里這樣讚頌過：「高爾基的文學藝術對我們的革命命運的影響比任何其他我們的作家都要直接和強烈。」他「是操着自己的特別道路（文藝藝術的道路）來爭取無產主義的隊伍的。他走進我們的隊伍還在革命高漲之前，但已舉着革命報信者的展開了的旗幟——使尼古拉二世爲首的，當時的俄國統治者發抖。」

總之，新現實主義藝術家們的眼中，藝術必須作爲人類意識及社會構造的改造手段，才獲得其正義。肯定了藝術的階級性，認識了藝術的階級性，我們就應努力去消滅產生這種階級性的經濟基礎，而創造藝術的更高級的形式與內容，創造新的藝術，即，我們應努力去創造一種新的、沒有階級、基于人類文明、使人類進入更幸福、更高級發展的、沒有任何個人與人衝突的社會相適應的藝術，反映那種社會生活的藝術。

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唐林——

(一)

甘榜的太陽溫暖，
照着甘榜的花和草；
甘榜的阿末很可愛，
他長得天真又活潑。

阿末的日子很恬靜，
阿末的睡眠却不好；
夜晚他常常做夢，
夢到爸爸回來了。

(二)

媽媽曾經告訴他，
爸爸遠征到沙巴；
沙巴的森林沒太陽，

沙巴的敵人很兇狠。
最兇就是老虎和鱷魚，
牠們可是爸爸的敵人？
媽媽不會說分明，
阿末只好瞎猜疑。

(三)

一天，來了許多大人物，
阿末認得一個是彭古魯（一）；
他們紛紛嚷嚷的說話，
叫媽媽不好傷心痛哭。

媽媽問妳爲什麼哭？
是不是爸爸不回來？——
阿末的心也一陣愁，
啾啾呀呀跟着痛哭。

(四)

甘榜的日子很快過，
轉眼便是哈里拉也（二），
家家戶戶做竹筒飯，
阿末感到分外快樂。

媽媽呵爲什麼妳流淚？
爲什麼今天妳不快活？
是不是因爲爸爸在沙巴？
是不是因爲爸爸不回來？……

(五)

胡申的哥哥回來啦，
還有花蒂瑪的爸爸。——
爸爸爲什麼不回來？
媽媽妳爲什麼不說話？
媽媽的身體不舒服，
乖乖阿末快去睡覺。
明天爸爸一定會回來，
給你帶來沙巴的榴槤，

(六)

一早阿末便到村口去等，
到晚也見不到爸爸的影；
青蛙在田溝裡悶悶的叫，
阿末不禁也傷心痛哭。

爸爸你爲什麼要去沙巴？
爸爸你爲什麼不回家耕種？
季候風不斷地吹過去，
枯樹葉片片四散飄落。……

(七)

在那森林鬱鬱的沙巴，
有一個荒涼寂靜的墓地；
地下埋着阿末爸爸的殘骨，
地上長着無名的青草。

落葉飄蕩那荒涼的墓地，
墳墓默默地注視着黑夜；
季候風呼呼地吹掃，
彷彿已彈奏着人氏的悲劇。……

註（一）彭古魯——村長
註（二）哈里拉也——馬來人新年

煤炭巴士車

日本井伏鱒二著
余雋拔譯

井伏鱒二（IBUSE MASUJI）生于一八九八年，占後他才在文壇上奠下地位。

井伏鱒二乃以歷史作品和現實小說馳名，作品以幽默雋永見稱，他的短篇小說含有深刻諷刺性。

「煤炭巴士車」係對法西斯統治的政治諷刺，小說中的司機象徵日本軍事領袖，全體搭客象徵空談又服從的普通市民，渡蜜月的新人象徵不合作的集團，而而哩長的路程即象徵四年戰爭時期。（譯者）

最近我又一次乘搭川行于BINAN的巴士車到郊外去，其實從占後以來我已好久沒有搭巴士車了，然而，我却無時無刻記憶着這些巴士車。

在占時，所有川行于郊外的巴士車都很破陋，但是川行BINAN的巴士車却異乎尋常者，少有絲毫不發生故障地安抵終點，不是車胎漏風，便是引擎有毛病，這裏修理好了，那裏又出亂子，似乎所有的機件都是壞的；這些機件的活門好些是用紙條塞住的，其他的則用木片來蓋。

如今，占爭結束已五年了，這些巴士車還是沿用煤炭，雖然它的車身已全然漆新，所有的機件已修理好，司機是年輕小伙子，在占前我就已認識了他，當時，他是售票員，顯然他已代替了過去那位留有小髭的車夫的位置，我不禁自問，這是否含有特殊的意義。

「車夫與售票員不是已更換位子了嗎？」我向一位坐在身邊的女人問道，「這位售票員原來是車夫，他是否倒霉或其他事故而使他不能再駕車呢？」

「不是的，」那位女伴答道，「在戰前他已不得人心了，只好被降級，他對搭客橫蠻無禮，你知道，當戰爭結束後，人們就馬上寫信給巴士公司，控訴他的行為，且要求公司辭退他……啊！我們要在這兒下車。」

這對夫婦對我點點頭便下車去了，一位農人打扮的老人，聽到了我們的談話，走過來坐在我身邊的空位。

「何其容易，」他坐定後就說，「但是，不久以後，這位售票員一定回復辟的，請相信，當然，他在戰後是那樣的不得人心，以致他們不得不辭掉他，割減他的薪水，把他降為售票員，但是，如今所有被辭退的人已然復職了，像那樣遭遇的人們，將會飛黃騰達。」這位老人點點頭，慢條斯理地說，像是對他們自己說話。「是的，他目前的處境就

是這樣。」

我向售票員瞟了一眼，他那堆小髭我是牢記不忘的，他正站在巴士車後面，望着窗外，我們跨過了一座新橋，橋下河水已乾涸，越過了田野，我看到田疇已休耕很久，我們穿過路邊的神道廟時，售票員脫下他的帽子，一邊抹掉額頭上的汗水，一邊微微低下頭，我不禁自問，這是否表示對廟宇的尊敬，像這樣的敬禮，占後已被認為不合潮流了，但是目前又日漸流行起來，售票員的舉動似乎是含意不明地故意造作的。

我對這個人的回憶，是毫無愉快感的，他當任川行BINAN的巴士車的司機時，從未放過機會與任售票員的年輕小伙子爭吵，通常他不是破口咒罵搭客的行為不良，便是喜歡拿煤油爐當作攻擊材料。

「煤油爐不可搭放在巴士車內，」他經常這樣對售票員尖聲高叫，「叫搭客把煤油爐丟棄，你已曉得煤油爐是不可放在車內的，我不是已告訴過你，你還等什麼？叫他滾下車去！」

原來是有一條規矩，任何東西，包括煤油爐，必須受檢查，付運費，才准予堆在車頂，有時警察會在三叉路下令停車，檢查巴士車的裝運貨物，看看有沒有黑市貨，如米或燒柴等。發現了這些貨物，不是將之充公就是罰款，由于這樣，我們較喜歡把東西帶在身邊，將之推進座位底下，但是這樣的企圖常常為這位面有小髭的車夫所挫折，他自己反而毫無避忌地偷帶一大堆黑貨，如蘿蔔，青豆等，將之藏在他座位旁邊的工具箱內。

我和全體搭客不但把這位車夫當作一個令人討厭的能手，並且極其輕視他，因為他的駕車術很差，巴士車屢屢發生的損壞與阻延通常是不麻煩到他的，一旦引擎出毛病時，他便高聲地宣稱：「所有的搭客都下車，開始推車吧！」我們推了約莫五十或六十碼遠，巴士車的引擎便會發動，而他就命令我們上車。

但是，在戰爭快要結束時，巴士車的定期損壞越發厲害，在我最後乘坐這輛巴士車時（廣島被毀滅之前不久），我下來推車幾達四哩之遠，當時，我是去山地一條小河去釣魚，在客棧過了一夜，翌晨使到OTAKI橋邊的一個巴士車站去等車，約有四十人在那兒等車，起程的時間已到，但是連巴

士車的影子也沒看到，一些人等得不耐煩便馬上離開，剩下的人便咒罵車夫洩氣，縱使車夫聽到，他們也是這麼恣情地罵的。最後巴士車姍姍來遲時，只剩下了一半人。

我把雙程車票與貨物簽證遞給售票員，把煤油爐交給他後，我便上車去，我們全都找到了座位。售票員在燃燒器內添進了煤炭後，司機便壓抑引擎踏板，但是毫無反應，再壓幾次，引擎還是不發動，這雖然是件相當平常的事故，不必等候吩咐，我們全體下車——除了一對新人外，他倆不理不睬地留在座位上，顯然他倆是不常乘坐川行於B I N A N的巴士車。

我們齊心合力地推車，由於伸出於巴士車後面的燃燒器熱得不可近身，我們便分作兩隊於巴士車的兩邊，一位聰明的搭客找到了一塊長板，用來推動那燃燒器，售票員也從車上跳下來推車。這兒的路相當傾斜，不必我們化很多的氣力，巴士車已跑動。司機怡然自得地坐在他的位子上，雙手握著駕駛盤。

巴士車給我們推了三四百碼路，引擎仍舊不着火，突然聽到巴士車內粗聲叫喊，那是司機的聲音，顯然他已看到了那對新人。

「喂，你們兩人還在那兒！」他咆哮道：「你們以為自己正在幹工作嗎？你們沒有看到每個人正在推車嗎？出去幫他們一把手，不要只是乾坐在那兒！」

一個男人的聲音安祥地答道：「你非不與我們糾結不可嗎？我大概不多出門，但是以我看來，巴士車是靠引擎來走的。」

「這樣。」司機說：「所以這就是你所抱的態度，你非常高貴，不屑像其他的人一樣推車是嗎？讓我坦白告訴你，我不管你是正在渡蜜月與否，如果你現在不下去推車，你將會後悔莫及。」

「如果你要繼續爭論下去，」男的回答道，「你最好對我禮貌一點。」

肅靜了片刻，不久之後，當越過連綿的山地時，司機的聲音又打破了沉靜的氣氛。

「喂，你們兩人坐在後頭，又要那麼頑固，人們在路上苦忙的時候，你們怎麼能夠輕鬆悠閒地坐在那兒？我們現在正攀上山坡，下去幫幫忙吧！」

「你為什麼不注意你的引擎？那位青年朗聲說道，「你才是頑固，你這麼有心叫我們下去推車，而你却不嘗試發動引擎，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工作上吧，像別的司機那樣，你完全漠視了公共交通制度！」

「閉咀！」司機說，隨後以溫和一點的口氣說「聽着，年輕人，我們現在正上山坡，不要讓別人去幹全部的工作，不是嗎？看看他們在後忙得汗流浹背！」

SAMPUN山的路是斜坡路，路的兩邊是深淵大谷，爲了推動這輛巴士車，我們必須集中全力，從這山頂路傾斜而下，引擎若不能在這裏着火，那麼便難于知道究竟甚麼時候才能着了。我們大家停在山頂上，注意着巴士車沿着山坡滑翔而下，越來越快，巴士車越過了路邊的一個水槽，便消逝在叢林間，我們拉長耳朵來探聽引擎响的聲音，同時，售票員也走下山坡追隨着巴士車。

一個男子漢，頭戴尖帽，身穿青色襯衣和沾滿了漆的灰黃色的長褲，向我走來，「你可聽到引擎着火嗎？」他問。

「我想引擎已着火了。」站在我身旁的一個妙齡少女答道，她穿着鬆褲脚的袴，「我想可聽到引擎的聲音，……但是這或許是我的幻想吧了！」

「我可沒有聽到什麼，」那個穿寬膝長褲的男人答稱：「還有幾哩路才到達城市？」

「大約四哩半，」那女子答，「但是大約還有兩哩多一點，我們便可抵達三叉路角，在那裡我們可以改搭更加適當的巴士車。」

「但是我將改搭別輛巴士車，以繼續我的旅程，」那個穿寬膝長褲的男人宣稱，我已經是討厭這個使用煤炭的怪物了。」

這當兒，售票員出現在山腳下，他站在那兒招招手，點點頭，然後便消逝在叢林間。

「以前我們從來未曾推過這麼遠的車，」我們帶着憂悒的心情走下山時，那個穿鬆袴的少女說，「那對新人已刺傷了司機的心，結果他向我們大家報復。」

「是的，我敢于打賭，他會叫我們推一程很長的路，一直到終點，」那個穿寬膝長褲的男人憤怒地說，「我們只有一個方法可施……假裝累了，我們必須使到他以為我們已精疲力倦了，之後或許他會改變態度。」他把衣服拉出來，露出他自己的尷尬相。

最後，我們看到巴士車停在叢林附近的茅屋邊，司機袖手站在一旁，售票員則忙着翻轉把手，以添進煤炭，和發動燃燒器，我看到一個穿青衣的少女正從一口井裏打水。

「那不是剛才坐在車上的少女嗎？」我說。

「是的，」一個馬臉的男人答道，他穿一套破舊的軍服，還帶着孝，以我看來，其中必有蹊蹺，看，那少女把水桶帶進巴士車去，「喂，你氣惱什麼？」他對司機喊道：「你幹什麼的，只站在那兒眼巴巴地望着天？你是否已決定不要駕車了，或者是什麼？」

「這是真的」司機一邊摸撫着他的小髭，一邊答道：「我已經辭職了。」

「你已辭職，這是什麼意思？」那個馬臉的男人問。

「頑固的笨且死賴在車內不肯下來推車，因而我不得已要揍他，但是我必須先辭職，因為工人不准揍搭客的，要是我辭了職，我便是個平民而能夠據理揍他」。

「聽，」那馬臉男人說，「你太過份了，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你，那麼誰來駕車呢？」

司機聳聳肩，他鄙夷地向站在巴士車邊的搭客瞟了一眼。

「我已不再駕車了，」他執拗地重復道，「我已說過我已辭職了。」

這時，一位高個子的老人，從茅屋走出來。

「我已不能容忍這些事情了。」他對車夫感到不耐煩，喊道：「我已看到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看到你攻擊那對和平的新人，你在我的門前耀武揚威，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平民，」司機答道，「我喜歡揍誰就揍誰。」

「不要像個笨蛋那樣說話，把巴士車駛離我的屋子，我代替那對渡蜜月的新人，幫忙推這倒霉的傢伙，如果這使你不滿的話，我的老妻也能幫忙，你上車去抓着駕駛盤吧！」

我們大家跟着那對老夫婦到巴士車後面去，當我走過巴士車的一個窗口時，我向里面望了一眼，坐在車內那位青年面色蒼白地倚靠在座位上，他的鼻孔塞着幼紙，一隻眼紅腫，那穿青衣的少女顯然才替男的抹了臉，他提着剛才的水桶走到巴士車後面，將之交給其中的一個搭客，那搭客便把水桶放回井邊。

司機仍然袖手站立在那兒，不肯上車去，那對老夫婦開始竭力地推車，巴士車動也不動。

「喂，你們大家幫忙我們吧，」那老人喊道。

「好的，」那馬臉的男人應道，然後跑到巴士車後面去，「你們大家都來吧，」他喊道，「推吧！一，二，三！」

我們大家推，巴士車開始動了，司機驚訝地睜大了眼，「喂，等一等，」他喊道，「不要胡來，等一等，我去掌駛駕駛盤。」

他趕到了巴士車，跳上司機座位，還未坐定，就已握着了輪盤，如今由于受我們已控制局面的情緒所驅使，大家加倍氣力地推，這兒的路相當平直，巴士車便疾馳向前。

「喂，車夫，」那馬臉男人喊道，「你不能發動引擎嗎？你是否真的故意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猜疑，」司機回答，「如果它不着火，並不是我的錯過，引擎已破舊了，它的電池也沒有力了，但是你們大家一定不知道這些事情的。」

「這的確是真的，」一個穿淺黃色衣服的男人說，「我們不得不推，不管是喜歡不喜歡，不要煩勞地對我解釋這倒霉的巴士車是誰的錯過，我已精疲力倦了！」

司機掉過頭來，向後面望了一望，嘴里含着一根香烟。

「喂，你們兩人還坐在那兒，」他對那雙渡蜜月的新人尖聲喊道：「你沒有聽到剛才那個搭客的談話嗎？他已經精疲力倦了，你們自己不感到羞恥嗎？聽聽後面的人們的聲音吧！現在就下去推車吧——你們兩人！」

「我們還成爲你的話題嗎？笨蛋。」那青年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不要管我們，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引擎或電池或者其他的器件上，你已收了我們很高的車費，又要強迫我們做這無聊的推車工作，抵達終點後，我將暴露這一切，記着吧！」

「什麼，私生子？」售票員咆哮道：「你還想挨打嗎？」

「我叫你聽人民的聲音，」那青年安祥地答道：「藉以這種抗議，我要使這聲音貫進你的耳朵。」

「那麼你仍然以爲你是聰明的了，是嗎？」司機喊道，生氣地抖着身子，「你仍然以爲你比別人高貴嗎？好吧，我將給一點顏色你看看，這是你所要求的。」說後便站起來。

「坐下來！坐下來！」那馬臉男人喊道，他現

在已成爲我們的發言人了。「不要放下駕駛盤，」然後轉頭對我們說，「來吧，出力一點推吧！不要讓車夫離開駕駛盤，推吧！」

我們比剛才更竭力地推，而巴士車也迅速地跑動，走過直而狹的道路，在路的左邊有一道低石牆，牆的對面有一個山谷，傾斜向稻田，它的右邊有一條淺河，司機是絕對不能讓巴士車脫離正路的，在遠方，我看到一輛汽車迎面駛來。

「停一會兒，」司機喊道，「我必須揍那笨蛋一次。」

「噢！不可，你不可打他！」那馬臉男人說，「來吧，每一個人推吧，來吧，我們認真地推動這破舊的籃子！」

我們齊力推——實際上我們是在車尾出力地彼此碰撞，處在如許輕鬆的境況中，我們已忘記了司機只要壓住制動機，便可隨時隨地把巴士車停止，我們已累得氣喘如牛了，但是這並不削弱我們，鬆弛我們的勁兒。

「喂，你們大家爲什麼？」司機喊道，「你們大家爲什麼袒護那沒有教養的私生子？因爲他們，你們大家才精疲力竭。」

「不要把我們當做話題！」那個馬臉男人說，「繼續駕駛吧，要是你放下駕駛盤，那就會有話可談了。」

「是的，」那個穿道袍的男人插咀，「在還來不及知道以前，你已跟你的祖宗在一道了。」

這時一輛大貨車迎面駛來，巴士車突然急促停下來，使我們慌張了一陣，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司機已制住了制動機，我們互相交換了失望和憤怒的眼色。

「是的，至少我們已抵達了三叉路口，」那個馬臉男人說，「我們已推了四里路，我們必須說這也算是一樁成功，但是我已無能爲力了，我要在這裏改搭電車趕程了。」

他把車票與物品簽證遞給售票員，把他的煤油爐放在背上，便前往三叉路口，我也決定要搭電車，穿寬膝長褲的男人，穿鬆褲腳長褲的少女，和其他幾人也都是這樣，剩下的則說他們要繼續推——一些因爲堅信巴士車的引擎似乎要着火了，一些是爲了勸阻司機揍打那對渡蜜月的新人，一些則由于不願損失他們的車資，那對頑固的新人決定繼續留在巴士車內，那穿寬膝長褲的男人走去拿自己的東西，跟我們到三叉路去。

「他們還坐在巴士車內用午餐，」他報告說，「他們開了一罐肉乾。」

「車夫怎麼樣？」

「看來似乎他將任由他們享用午餐了，他們還有一瓶威士忌酒。」

我轉過頭去望望那輛煤炭巴士車，司機已打開摩多蓋，用一把螺旋鑰修理引擎，其實只是造作一番吧了，我想，售票員給燃燒器添進一些煤炭，開始認真地旋轉風扇，顯然他對於引擎具有無限的信心，我看到那農人與他的妻子正慢慢地走回家去。



去年十一月下旬，新疆富蘊地區的大風雪剛停住，二牧場的牧工們就忙着向喬哈冬牧場轉移。小姑娘達馬太跟哥哥趕起牧場里最好的一羣細毛羊，高興地離開了科克別克特住地。

太陽偏西的時候，羊羣來到了克麥爾地區。這兒草多，離住地又不遠，達馬太就喊住羊羣，讓羊兒吃個飽。

不一會，天氣忽然變了，狂暴的西北風捲着濃密的雪霧，鋪天蓋地而來。達馬太急忙摘下頭上的小皮帽，在空中揮舞，大聲吆喝羊羣往家走。但是，受到暴風雪突然襲擊的羊羣着了慌，順風狂奔起來，茫茫的戈壁灘上，狂風呼嘯，雪霧迷蒙，不辨東西。達馬太只穿着一件小棉襖，一雙舊皮靴，跟羊走，有生命危險，丟下羊羣，可以平安回家。在這緊要關頭，達馬太想起了「放羊是爲了革命」的道理，頓時忘了個人安危，跟着羊順風跑去。雪地里達馬太忽左忽右地攔阻羊羣，汗水濕透了棉背心，跌倒了爬起來，全身滾成了雪人，但她仍然一步不離地護着羊羣。

深夜戈壁灘上的溫度下降到接近零下四十度，達馬太忍着飢餓和寒冷，正想找個地方讓羊羣休息，不料走在前面的帶頭山羊和十多只細毛羊，陷進了積雪坑中，不耐冷的山羊驚恐地咩咩大叫起來。達馬太忘了飢餓和疲勞，踏過沒膝深的積雪，沖到山羊前，緊緊抱住山羊的脖子用力把它拉出雪坑。接着又搶救別的羊隻，直到十多隻羊全脫離了險境，她才鬆了口氣，又去追羊羣。不巧她的右腿陷進了雪坑，撲倒在雪上。達馬太早就累得酸軟，這時她真想蹲在雪地上歇一下。但是，當她抬頭看到羊羣在風暴中走遠了，想起哥嫂經常對她說的話：「這羊是場里發展生產的本錢，是我們的命根子，一定要好好愛護……」於是，她用力從雪坑中爬出來，又振起精神追趕羊羣。

她追着羊，忽然看到側面閃起了朦朧的亮光。她驚喜地對着羊羣說：「有救了！」說着高興地摘下帽子，揮舞着，讓羊隻向閃光的地方走去。飢餓、疲乏的達馬太，趕着羊羣一步步艱難地向前走。越走亮光越近，達馬太隱約認出了一個蒙古包的輪廓，她急着想早點到那裏烤烤火、喝點菜，也給羊羣找個避風的地方歇一下。她正高興的時候，不料一陣旋風掀起的雪浪沖散了羊羣，又順風奔跑起來。

達馬太瞅着將明將暗的火光，心裏翻騰着：要是一個人到火光那兒去暖和一下，該多好！可羊怎麼辦呢？看看眼前的羊羣，達馬太問自己：「你離開羊羣，誰來？讓狼來給你看看嗎？」達馬太想起張思德和雷鋒的英雄形象，她想：「要是張思德和雷鋒在這兒趕羊，他們會放下集體的羊不管，自己逃跑嗎？不，我也要像他們一樣！」想到這裏，達馬太自言自語地說：「我絕不離開羊羣，我在，羊在！」她邁着堅定的步伐，跟羊羣朝冰天雪地的戈壁處走去。

下半夜，風少了，雪停了。利箭似的寒流在戈壁灘上亂竄，使人張不開眼，喘不過氣。一隻新從配種站調來的羊種「利塔」掉隊了。達馬太走近一摸，「利塔」冷得在發抖。達馬太毫不猶豫地在寒流中解開棉襖，脫下貼身的黑夾衣，解下紮棉襖的皮帶，把衣服綁在這隻羊種身上。她想：「白求恩能爲我們的解放犧牲自己的生命，我爲集體受點凍也應該！」

她趕着羊羣走到一長着索索草的地方，有氣無力的羊一步也不想走了，都用前蹄扒開積雪，臥在地上休息。一停下，飢餓和困乏一齊向達馬太襲來。她真想睡上一覺。但她一想起狼會鑽進羊羣，就用手敲着昏昏沉沉的頭，邁着無力的腿，繞着羊群放哨。羊羣里傳來了山羊凍得發抖的叫喚聲。這叫聲提醒她：出了汗的羊在雪地上臥久了，會得疥癬病，造成死亡的。於是，她急忙轟起羊群又朝前走去，遠處傳來一陣狼嗥聲，她怕狼向羊羣闖來，使勁張開凍得麻木的嘴，用全身力氣發出嚇狼的喊聲：「嗚——喂——嗚喂。」不久，太陽就出來了。

第二天早晨，牧工們發現達馬太失蹤，但當天下午人們終於在八九十里路外的一處草地上找到了達馬太和羊群。戰勝了暴風雪和寒流，保住了牧場四百三十七隻細毛羊的小英雄達馬太，勝利地回來了。聞訊趕來看達馬太的鄉親們，擠滿了蒙古包。老年人摸着達馬太的頭，連聲誇獎：「好孩子，祖國的好孩子。」媽媽激動地說：「感謝新社會，是新社會把我的黃毛丫頭教養成有用的人！」

達馬太出身在一個貧苦牧民的家里，是在榮譽下長大的，她的哥哥是縣里的勞動模範，五好團員，青年建設積極分子；嫂嫂連續兩年被評爲牧場和縣的勞動模範。在哥嫂的影響和教育下，達馬太在小學三年級時就是一個優秀的少先隊員，她在小學時，就學會了爲人民服務的道理，立志要像張思德、雷鋒那樣爲人民服務。每天，寒風鑽冒的早晨，她總是先到學校，把低年級和本班的爐子燒旺。假日里，她常到勞動力少的牧民家里去幫助拾柴、担水。一九六四年夏天她小學畢業後，學校想送她去縣城上中學，她却表示要在牧場幹一輩子。

達馬太一心爲集體的精神，受到了群衆的熱烈讚揚。達馬太就是這樣以自己的生活塑造一個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勤勤勉勉，要爲創造幸福的生活而洒完最后一滴汗的豪邁而又光輝的形象。



紅色 小山 鷹

劉鳳歧

(美)傑克倫敦·沙鷗譯

皇帝要的鼻子

(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於 1876 年生于三藩市，卒于 1916 年，是本世紀初進步的現實主義作家，出身勞作者的家庭，從小缺乏正規教育，十五歲起即當童工，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以後曾替人洗衣，當水手，火夫等，並且還長期流浪，由於勤勞自學的結果，掌握了語言文學這一武器，用以暴露舊社會罪惡，作品風格雄厚，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浸透着對於勤勞的人們的深切同情。重要作品有「白牙」，「荒野的呼聲」，「北方的奧德賽」，「鐵蹄」，「地獄裡的人們」，「海狼」和「雪虎」等——譯音)

珠仙浸浴在朝鮮早晨的寂謐氣氛中，和平和安靜確切地吻合它那古老的名字。在這里，住了一位政治家義進和，他是個手腕很夠的人——誰不這麼說呢？可能一點兒也不遜於全世界其他的政治家。可是義進和不同於他們的地方，就是他現在身陷囹圄。這不是因為他疏忽而濫用公款的緣故，而是因為疏忽地濫用了太多的公款。把事情做得過度是不好的，貪污也是如此，由於過度的貪污，義進和就畀身於最為可歎的情景中。

他欠政府一千貫錢，現在他是個死囚。目前的情況給予他唯一的好處就是他有許多時間去思索，他想到了妙計，於是他喊獄卒過來。

「最為可敬的人，現在你看到你眼前的一個最為悲慘的人」，他這麼開始說，「可是只要你肯讓我在今天晚上出去一個鐘頭，一切情形將會改觀，而且你的一切情形也會改觀，因為在以后的日子，我會照顧你，使你步步高升，最終成為珠仙全部監獄的總管。」

「什麼？」獄卒反問道：「這是個什麼念頭，一個鐘頭？現在你是等着去處刑。而我，家有年邁而可敬的高堂，還有妻子和黃口稚子。渾蛋，你還是跟我滾開！」

「由聖城至八海之濱的盡頭，我無處可以躲藏」，義進和回答說：「我是個有智慧的人，可是在牢獄中我的智慧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自由的話，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怎樣去找到一筆錢來歸還皇帝。我知道有一個鼻子可以解脫我的困難。」

「鼻子！」獄卒喊了出來。

義進和說道：「鼻子，一個特出的鼻子，如果不錯的話，一個非常特出的鼻子。」

在失望中，獄卒攤開雙手笑着道：「啊！你真

是一個滑稽的人，滑稽啊！你那令人讚賞的智慧還是要上斷頭台去的。」

說着，他就轉身走開了。可是他是個心軟而又優柔寡斷的人，結果在夜里無事時他還是讓義進和出獄去了。

義進和馬上跑到州長那兒把他從睡鄉中搖醒。

「義進和，天啊！什麼一回事？」州長喊叫了起來，「為什麼你在這里？你現在理應在獄中等待行刑。」

義進和蹲在州長的床邊，一面點亮了他的烟斗，一面說：「州長大人，請您聽我的，一個死人是沒有價值的，真的，我已像個死人，對政府，對大人，或者對我自己都毫無用處，不過，如果或者說州長大人還我自由身……。」

「不可能，而且你已被判了死刑，」州長回答說。

可是義進和繼續說下去：「州長大人應該清楚的知道，如果我能歸還那一千貫錢，皇上會赦免我的。所以，正如我所說的，如果大人給我幾天的自由，作為一個知事達理的人，我就能把錢歸還皇上，而且為大人竭誠服務，那時候我就可以大大地為大人効力。」

於是州長問道：「你可有找到那筆錢的計劃嗎？」

「有」。

「那麼明天晚上你把計劃帶來，現在我可要睡覺。」州長於是又繼續他那被打斷了的鼾聲。

第二天晚上，義進和再度獲得獄卒的允許出獄來，他來到了州長的臥榻傍。

州長問道：「是你嗎，義進和？你帶計劃來了嗎？」

「是我，大人，計劃帶來了。」

「說出來。」

「計劃在這里，在我手里。」義進和回答道。

州長坐了起來，睜開雙眼。義進和雙手打開一張紙，州長把它拿到燈下去看。

「只有一個鼻子。」他說道。

「有點陷，這樣，和這樣，大人。」

「唔，這點和那邊都有點陷，像你說的一樣。」

「而且還是個特別肥大的鼻子，這樣，這樣，全堆在一起，一直到下邊。大人，如果你到處去找，很久都不能找到一個的。」

「一個不平常的鼻子，」州長也承認。

「上面還有什疣子呢。」

「一個非常不平常的鼻子，我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的鼻。義進和，你要這個鼻子來幹什麼呢？」

「我找它來歸還皇上的那一筆款子，我找它來爲大人効力，我也找它解救我的腦袋。再者，我請求大人在鼻子的圖上蓋一個印。」

州長狂笑不已，並在圖上蓋了一個印，於是義進和就請辭而出。他在皇道上走了一個月又一天，來到了東海之濱。在一天夜里，他在這個繁華的城市中最大的一座豪門前停了下來，並且使勁地敲門，要求入內。

「我只見主人，我奉皇上的差事而來。」義進和兇惡地對那些嚇壞了的僕人們說道。

義進和於是即刻被請進了內院，主人在睡鄉中被吵醒，對着他眨着眼睛。

「你是朴宗章，城的主管人，我是奉皇上的差事而來的。」義進和帶着譴責的語氣這麼說着。

朴宗章四肢發抖，他熟知皇上的差事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膝蓋碰着膝蓋，幾乎就跌倒在地上。

他攪抖地說道：「夜深了，最好還是……」

「皇上的差事是不等人的！馬上跟我來，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義進和大聲地說道。

接着，義進和以更爲粗暴的語氣補充了一句，「這是皇上的差事。」只嚇得朴宗章的銀質烟斗在他的神經麻木的指頭間跌了下來，和地板碰得正响。

當他們一邊走出去的時候，義進和說道，「你知道嗎？皇上現在正爲病患所困擾，這是一種非常厲害的疾病。如果不能痊癒的話，御醫的頭就會給砍掉，現在八省的醫生都在侍候皇上。他們進行了非常精明的會診，一致認爲要治好皇上的病，只需要一個鼻子，一個特定類型的鼻子，一種非常特殊類型的鼻子。」

「宰相大人親自召見了我，他把一張紙放到我的手里，在紙上，八省的醫生畫了一個非常特別的鼻子，還蓋上了印章。」

「宰相大人說道，去找到這個鼻子來，皇上的病情已日益加劇，不論在什麼地方，如果你看到人們的臉孔上長着這麼模樣的鼻子，就馬上把它給切下來，火速帶返皇宮，皇上的病一定要給治好。去！快把鼻子找回來，不然就別回來。」

義進和大模大樣地從腰袋里抽出一張紙，習習索索地將它打開，擲在朴宗章的眼前，紙上有個鼻子的圖樣。

朴宗章突出了眼珠，瞧了一遍。

「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鼻子。」

「在上面還有個疣子，」義進和補上了一句。「我從來就沒看過……」朴宗章又再這麼說道。

義進和生硬地打斷了他的話頭，喝道，「把令尊帶來！」

「我年邁受人尊敬的父親還在睡覺。」朴宗章說道。

義進和聲色俱厲地說道：「爲什麼要隱瞞？你知道這是令尊的鼻子，帶他來！讓我把鼻子切下來帶回去，不然，我就回去告發於你。」

朴宗章雙腳跪了下去，說道：「你大發慈悲吧。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把我父親的鼻子切去，他不能沒有鼻子進墳墓去，他將成爲人家的笑柄，而我以后的日子就將充滿憂傷。你再想想辦法吧！回去就說在路上沒見過這樣的鼻子，你也是有父親的。」

朴宗章抓住了義進和的膝蓋，哭倒在他的草鞋上。

義進和說道，「看到了你的眼淚，我的心也軟了，我也知道孝順，不過……」他猶疑了一會兒，又再說道：「這正是我腦袋的價值。」

朴宗章以細微虛弱的聲音問道，「你的腦袋值多少？」

「並不是個特出的腦袋，非常平凡的腦袋，不過，這就是我的愚昧，我認爲它的價值不少過一千貫錢。」

「就這樣吧。」朴宗章站了起來。

「我還需要馬匹來載這些財物，還需要衛隊護送過山，那兒強盜多着呢。」

朴宗章哀傷地說道：「那兒強盜多得很。不過，也只好按你的話來辦，只要我年邁可敬的父親的鼻子原封不動。」

「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說起這件事情，不然就有其他比我更爲忠誠的官員來切掉令尊的鼻子的。」

這樣，義進和就取道入山而離開了，一路上，他跟着背負着一千貫銅錢的驢子的叮噹鈴聲，心里非常快活，歌里充滿着喜悅。

故事還有一點就要結束了。義進和以后幾年一直是官運亨通，越爬越高。通過他的鑽營，獄卒到底當上了珠仙全部監獄的總管，而州長在聖城里充任宰相，義進和自己則已是皇帝的寵臣，在圓桌的末席上陪伴皇帝，過着榮華富貴的生活。

可是朴宗章以后就一直陷於憂愁中，從此之后，他經常悲感地搖頭，每當他想起他年邁可敬的父親的那個昂貴鼻子的時候，雙眼總是含滿了淚水。





電影雜談



文娛廣場

電影是綜合藝術

電影藝術是藉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將實際的社會生活，集中的表現于銀幕上的一種綜合藝術。

電影所以叫綜合藝術，是因為它具有各種藝術形式的某些特點，電影需要有音樂配合，它的畫面和場面應該符合于繪畫藝術的要求，舞台裝置需要造型藝術的幫助，要通過人物的動作，聲音來表達劇情，並且脚本本身又是文學作品。

因之，我們說電影藝術是統一了凡是我們所知道種種的藝術形式——文學、戲劇、音樂、繪畫、建築、舞蹈的綜合藝術，所以有人稱它為「第八藝術」。

電影藝術的特點

電影是藝術作品中最具直接現實性和容量最廣濶的藝術，凡是宇宙所有的事物，都可經過適當的攝取而包容在裡面，它的特點：

第一，是極富有故事性和行動性，有時每一鏡頭的顯現，表現一個場面的轉換。

第二，它是人生連續的畫面，不僅是人物的行動、說白、表情等的連續，包括人物的行動和生活的場景的連續。

第三，它的容量比任何藝術作品來得大，它可以包容詩歌、小說、戲劇等所不能包容的東西。

第四，它是真實的活動着的人物活動着的場所，活生生的映現在觀眾面前的，是與觀眾的社會面貌完全相一致的，極易喚醒觀眾生活中一切憶記與聯想，因而，也使觀眾感到親切的，像「親歷其境」似的。

第五，它是真正的大眾藝術，不但它的放映的範圍可以無限的擴大，自國內至國外，而且是誰都能欣賞的，連不識字的文盲也可以欣賞的。

總之，電影是人們所喜聞樂見的一門藝術，它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娛節目之一。

電影的好壞

一齣電影的好壞決定于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任何藝術（包括電影，下同）是不能沒有思想內容的，沒有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那就終止了其藝術的生命。

任何藝術作品總是表現着作者的思想，而作品思想內容本質上乃是從作者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派生出來的，因此，作者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便是決定作品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個作者，如果能夠建立一們健全的世界觀，以這個世界觀來從社會生活的一切現象中，加以詳細的社會分析，預見了社會的新興力量的發展方向，而以這一新興社會力量為中心，來批判的選取必要的材料，組織成爲一篇生活的作品，那麼，他的作品自然會有高度的思想性。

任何藝術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也必須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思想性與藝術性是不能機械地割裂開來的，思想性是內容，而藝術性則是它的形式，二者是統一的，但是，藝術性是由思想性決定的。

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一致的作品，才是「真善美」的藝術作品，它是真和美的交織在一起，它使人們在藝術欣賞中，喚起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激起高尚的美的感情。

這是決定一齣電影是否優良的關鍵，我們憑這些原則去選擇，去辨別電影的好壞，才會確切得益，才能領略到高度的教育意味，和感染到健康的情緒以及激發起奮發向上，堅持真理，維護和平的正確意念。

怎樣欣賞好電影

欣賞一部有好內容的影片，最重要的是學習去捕捉一部影片的主題思想，我們知道，一部份影片的主題思想是正確明朗而又富教育性的，只要在觀眾看電影時和看了之後，肯動腦筋多思索一下，那麼對影片的主題思想是能夠掌握和有所體會的。

我們若先對影片的主題思想有了體會，其次便可對影片故事情節的安排，加以分析，看看是否合理，現實和必然，至於演員的表演技術如何——能否表現和刻劃所扮演的角色的性格，能否表現出所扮演角色的精神面貌，這些也要學習去理解和分析一下的。

此外，在高潮的處理上，是否能抓得着觀眾的情緒？攝影技術方面的角度能否增加畫面的優美？鏡頭的操

縱是否能配合該劇的整個氣氛？在節奏的進行上是否適當？也是應該留心研究的。在分場方面，能不能將一個故事明確地，緊湊地介紹給觀眾，有沒有使人覺得多餘或者摸不着頭腦之感？在化裝方面，是不是切合劇中人所需要的造型，使觀眾因而增加了現實感和親切感？佈景陳設方面，能否襯托表演，服從表演？也是應該注意的。

電影的教育作用

電影具有廣泛的說服力和教育作用，好的電影，能夠幫助我們向上；壞的電影，能誘人墮落、頹廢。

好的電影，教育觀眾奮發向上，努力為善；教育觀眾堅持正義，維護和平，憎恨橫蠻，反對侵略；教育觀眾認識科學真理，感染健康的情緒。

從一齣優秀的電影，我們可以汲取精神力量，我們看好的影片越多，汲取到的精神力量也越多，因而建設美好的生活，建設新社會的勁頭也越大，優美的品德也越快形成。

相反的，不好的電影，只會誘致觀眾消極、頹廢、墮落，感染極不健康的情緒。不好的影片，只會灌輸給觀眾以誨淫誨盜，離奇怪誕，崇拜富豪權勢的壞意識。

由於這樣，舊社會的統治者突出的利用這些不好的電影（或叫黃色電影）來麻醉人民的思想，和削弱人民的生活意志，以及模糊人民的爭取目標。

電影的戰鬥性

在舊社會中，電影應負起教育群眾，啓發群眾的覺悟性，進而促進他們改革舊社會的爭鬥任務。因為電影的主要價值，像其他的藝術一樣，首先因為它是政治革命的手段之一，因為，藝術工作者（包括電影藝術工作者，下同）離不了社會，社會離不了鬥爭。人類的歷史是鬥爭的歷史，人類是在鬥爭的過程中討生活，所以，只要藝術工作者，是明瞭了階級意識，與藝術的使命，即能將其新的人生觀，以及喜怒哀樂的情感，一一表白，畢露無遺。呼喊出千千萬萬被壓迫者曾在心頭想呼喊而又呼喊不出的呼聲，引起無數觀眾的同情，覺醒，明瞭了自身的地位與使命，燃燒起鬥爭的情緒，與積極的參加鬥爭工作，這是藝術的戰鬥力量。

（附註：本文參考頗多材料，尤多借用有關書籍的一些論點和資料，掠美之處，自所難免，特此聲明。）

收租院

「收租院」是一套群像泥塑創作，它是二十位藝術家的集體創作，人物多至一百一十四個。它把舊農村的一幅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的圖景深刻，生動而逼真地再現出來。它表現了廣大農民的階級仇恨和反抗精神，大大地長了勞動人民的志氣，滅了剝削階級的威風。

自從土地成爲私有的生產資料以後，在土地問題上，人類扮演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悲劇，也寫出了多少壯烈抗爭的史詩，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裡，四體不沾泥土的少數人霸佔大量土地，

可以不勞而享盡榮華富貴；在地裡辛勞撲扒滾打的大多數人，却在土地上洒盡了他們的汗水，眼淚和鮮血，仍然得不到溫飽，直至最後連自己的生命和軀體也獻給了土地，化爲塵土，大地上的泥土從來不曾爲他們提出過控訴，發出吶喊，迄今，也只有在埋葬了「百年魔怪舞翩躚」的年代，勞動大眾要翻身的今日，泥土終於站起來說話了，吶喊了。

——海燕——



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林浪

不管是活在古代，還是活在現代；不管是活在外國，還是活在本國，只要是生活在人吃人的社會裏，只要是善良正直的人，總是被人統治着，被人剝削着，與被人奴役着。如果敢於反抗現狀，那無疑地就是叛逆，就要受到更加嚴酷的迫害，直到死亡。不然就投降，做爲走狗，或是羔羊。

人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活着，發展着。根據聰明的西方古典經濟大師的理論，他們把達爾文的學說應用到社會科學方面來，他們以爲人的社會，就如大自然界的生物競相生存一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們說糧食的增加率是算術級數，人口的增加率是幾何級數。因此人類只有通過戰爭，「優勝劣敗」，經過「自然」的社會淘汰，才可避免未來的飢餓大危機，也就是人類可不因缺糧而得以永生了。所以，人的爲「奴」，或是爲「人」，是競相生存的一種方式吧！

那麼，人吃人的社會制度，正就是「社會的自然淘汰」的「必然現象」了。

一位聰明的所謂「工資鐵律」的發明者，著名的古典經濟學家之一還說，僱主的「仁慈」是不必要的，工人有了超過溫飽的薪金則必縱慾，生產太多的孩子，那就必然造成了失業人數的增長……。

那麼，人剝削人不僅是「應該的」，「自然的」，並還是「爲勞苦人民而打算」呢！而也只有這樣，才符合「科學的社會淘汰」律吧！

看來吃人的社會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既有了「不可顛撲」的「科學」的理論根據，於是吃人者大可橫行無阻了。

如果追溯一下人類往古以來的這種「生存競爭」，當更能透澈了解人類爲生存而奮鬥的道理。

奴隸社會時代，大群大群的奴隸，被非人地奴役着；封建社會時代，佃農與農奴代替了奴隸，雖然他們的人身有了比較的「自由」與「保障」，只是却難逃與奴隸們同樣被沒有節制地剝削和奴役的運命！然而這也已

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斯巴達格思時代前後一系列壯烈的奴隸起義，雖然動搖了野蠻奴隸制度統治方式，却始終不能改變他們的運命；封建地主起而代替了奴隸主，「繫於人」的奴隸，變成了「繫於地」的奴隸。而「神」總是護着做爲「奴」的主人們。這時，人們除了做爲「人奴」與「地奴」之外，還同時又是「神奴」。特別是以「博愛爲懷」的「神奴」主現世以後，「神」教導「神」的「奴隸」們，應當真誠不移地去愛他們的敵人。

新興的以「錢」爲一切主宰的「紳士社會」，是新興的紳士們從新大陸獨立戰爭中得到「爲自由而戰」的鼓勵後，爲了擺脫「封建」與「神」的專制統治，爭取「自由平等」的「人權」，領導了要求「麵包與自由」的人們，掀起了偉大的法國革命的巨流而創建的。以後使生產機械化的產業革命——社會經濟革命，更進一步地完成了他們支配世界，成爲新社會主人的使命。於是乎人們從「君權」、「神權」的桎梏中解脫了。然而不幸的人們，仍然擺脫不了又一度陷入「奴隸的身份」的運命！那就是「錢奴」。

從此，「錢」以新的姿態現身於人的社會中。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便替代了神典聖經，而爲這個社會制度「聖典」。「人權」與「法律」保障了有「錢」的紳士階層，有錢的人一變而爲新興社會的「主宰者」了。

這時，「錢奴」又同時是「機器奴」和「工奴」。人要生存，要不被「社會淘汰」，那麼，便只有以「欺、騙、偷、盜」，或披上美麗的外衣，或就坦裸着地，爲生存，爲「發展」而掙錢，而賣命。只要能掙「錢」，也便有機會上昇爲「主人」，成爲「人權」和「法律」所保障者了。奴隸社會的「人奴」，封建社會中的「農奴」——「地奴」，尚且偶而也有被「主人」提拔上昇而列入「主人」集團的機會，何況新興的「金錢社會」？這個社會承認「一切人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既「平等」，也就有「掙錢」的自由與平等權利，「

優則勝劣則敗」，那是「社會淘汰的必然」。

奴隸主、封建地主，靠武力與神權來維持其絕高無上的專制統治。「金錢社會」倚「人權」與「法律」而維繫，由於科學的打倒神權理論，神權已經無法成爲有錢紳士們主要的保障工具了，然而「錢」的威力並不遜於神，爲錢服務的「武力」以及神學的同胞手足「玄學」，代起而爲他們「護法」了。

然而，奴隸起義雖然只獲得了「身體不屬於奴隸主」的「自由」，反封建專制的法國大革命雖也只能取得了空洞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權，但是在新興的有錢紳士的欺騙中，人們却深深體會了「人的力量」的不可戰勝，產業革命更創造了勞

動工人的集體。這廣大的普通人的力量，一天天壯大，他們要求人吃人的社會制度的消滅，他們要求從「奴」的身份解脫，真正做爲社會的主人。

儘管今天還有種種歧視，賤視有色人種爲「奴」的現象；儘管今天新興所有錢紳士以「偷、盜、欺、騙、誘、愚」各種各樣的方式來進行略奪和壓迫弱小民族；儘管世界落後地區還有封建制度，甚至奴隸制度社會的殘餘統治；儘管錢壟斷下人們過着牛馬的生活……人的力量已經被發現了是翻天覆地的力量，人的意識進步了。空洞的人權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自由平等的嚮往，玄妙的哲理也失去了模糊人們思想的魅力，威力強大的核子武器也無法嚇得倒人們，於是人們大聲吼叫：人定勝「天」。

和黃梨一起爛掉的人道主義

· 維明 ·

仁人君子們最愛高談「人道主義」，他們也最愛搞「慈善事業」，君不見報上常常記載他們的豐功偉跡和其樂善好施麼？今天他們捐贈聖誕禮物與××院病人，明日又呼吁人們救助××區窮人。然而他們總忘不了把大幅大幅的照片也連同新聞一起登在報上，出了錢也總得出個名嘛！要不「慈善家」之稱號那里來？封賜的「勳章」那里來，有錢有勢之外，自然有名，故凡不能出名，則再「慈善」，「再人道」也莫爲。

大家不早就公認這世界是金錢世界麼？故要「慈善」要「人道」，總得有錢，有地位，要不禮物那里來？喝彩那里來？大家也早就公認「慈善家」的錢是「賺」來的，「賺」了錢就得做「公益事業」，以留名千古而不朽。然而，似乎少有人去研究，「賺錢」如何「賺」法？「慈善家」也和苦力一樣靠雙手和血汗去賺取溫飽麼？也和書記一樣靠絞腦汁去「賺」麼？都不是，「慈善家」賺錢自不用這樣「庸俗」、「低級」的一套。

「賺」錢除老老實實地做永遠賺不到錢的一套之外，還可靠騙、靠吞、靠偷、靠搶，然而最徹底的莫如靠刮。騙、吞、偷、搶就是明目張膽的「賺」。至於刮，則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用盡心計的「賺」，既不會被人提上法庭，敗壞名譽（法律上明文規定可以刮），更可以高高在上過過土皇帝的癮。明里刮，自然「人道」得很，「慈善」得很。不是麼？給你工作，解決吃飯問題，還不人道嗎？暗里刮，則是不折不扣的「賺」。

於是，黃梨園「做草」可用寸量。黃梨斗車道並不長黃梨，自然可以不計在內，但作工人非走車道送黃梨不可，那「做草」就算你們自個兒的。這一筆工錢不就可以省下來了麼？那盛水的爛鐵桶雖然已用了整十年，但補補再用不就得了麼？鑄鐵水雖則喝了會生病，然則你們工人那個身上沒有病？這一筆費用也得省省，你們的祖先雖則飲用黑井水太多而早死，但你們死與我「慈善家」何關？用自來水簡直是浪費。舊工有組織，又要求改善福利衛生，極不合算，不如用沒有組織的新工。況且新工更爲「廉價」，省下的一筆不就可以來年換個「S·M·J·」？換來個「慈善家！」

某黃梨園委實是個「刮」錢的好例子。

然而，看來「刮」也並非容易，你不看黃梨工竟罷工起來了麼？而且還堅持那麼整兩百天，按情況還會罷下去，這日子委實不好過。梨工委實也比他們的父兄聰明，既會組織，更會罷工，這「刮」的日子似乎不長了。

是不是「慈善家」的「人道主義」喊得不夠响亮？抑或是報上少了些「慈善事業」？看來都不是，而是那把已經鈍了黃梨刀，刮到了工人的硬骨頭了。

園里的黃梨一個個都爛掉了，看來年底的「人道主義」也會一起爛去，那「慈善」的大幅照片不知是否還會登在報上？看來那「S·M·J·」也要陷在爛泥里了。

十月的暗邦

◁ 駝鈴 ▷

幾日來連綿的大雨，滴滴答答地下個不停，望着窗外，我想起了闊別了四年的暗邦。

暗邦的十月也是如此情景的，據一些善男信女們說，這是因為九皇爺誕要來臨的緣故。

暗邦，這個離開吉隆坡只有五六英里的村莊，沒有高大雄偉的山崗，沒有寬濶平坦的馬路；在平日它是靜寂一片的，靜寂得象死去似的。

然而，它也有熱鬧喧擾的時候的：巴士和汽車在馬路上排着長龍，互相鳴叫地警告着那塞滿在道路上的行人與車輛；空氣里瀰漫着香燭的氣味，濃得令人咳嗽打噴嚏——這就是農曆九月而陽曆卻是十月的九皇爺誕的時節。

九皇爺的廟是建立在新村里的，名叫南天宮。廟門前有一大片空地，在平日是任由它長滿着三四尺高的野草，放牧的印籍孩童常把他們的牛羊趕到這兒來。在九皇爺誕降臨的前幾天，工人們在這地段上大興土木，把野草劈個精光，搭起臨時性的宿舍和食攤，準備租給善男信女們住宿和小販販賣素食。斜對着廟宇門口的戲台，這時也開始有工人在打掃修飾，好準備戲班來演酬神戲。

聘請來演酬神戲的，照例都是福建戲班，這也許是信奉九皇爺的信徒多數是福建人，或者是福建戲班的取酬比其他低廉的緣故吧，所以每年神誕時節，我聽到的總是咿呀呀呀的福建腔調。

南天宮的修飾裝置更不必說了，柱頭，屋頂，簷口都裝上電燈，一到晚上就燈光輝煌。廟門口貼着一張黃紙，上面寫着黑字，但誰也不知其所云：

行行行行玩景

斗宮九皇大帝

數數數數觀華

神誕是從九月初一開始，到初九才功德圓滿；初九那天，有過火坑。年年如此，風雨不改，這彷彿是一齣壓軸戲似的，好奇的人們、虔心的信徒，照例是不會錯過這盛典的。

有些信徒為了向神表明是誠心誠意的，寧願花一筆不算小的租金和費用，住在那臨時才搭成的簡陋的宿舍里，甘心地忍受曝曬與風吹雨打，以及喧吵的襲擊，在那兒挨過漫長的九天。在這段日子里，沒有一刻不是叩拜和燒香，鑼鼓丁東一响，就誠惶誠恐地湧去膜拜，有時連睡眠的時間都被剝奪了。倘若在平時，這些信徒 遇到有人類似的干擾，

我相信他們一定是大發雷霆，切齒地痛罵，然而此時此地，在神的面前卻顯得多麼地卑順和恐懼哩。

住在這裡的吃齋和修心養性的信徒，男女都不准許穿戴飾物，穿的是白衣褲，女的頭上多裹了一條中間飾有一塊小紅布的白面巾。男女宿舍是分開的，即使是夫妻也不能例外。別的神誕，拜神用的是紅臘燭，但九皇爺誕却例外。在神壇上點着的儘是白臘燭，閃爍着一片令人森然的白色，使人想起這是哀悼，而不是慶賀。這樣的情景，使我們不得不研究一下九皇爺的來歷。

善男信女們是忌說九皇爺的來歷的，這好像世界上有些宗教的信徒們不敢提起他們的教主的廬山真面目一樣，但我以為不妨以考據家的精神來查究一下九皇爺的舊賬。據說：九皇爺是九個兄弟（但也有人說是一個，待考），在黃巢起義前是做太官的，然而不幸碰到老黃的起義，「革」到他們的頭上來，於是乎官位保不了，只得三十六計走為上着。誰知他們逃到某地（有人說是在福建境內），又被黃巢軍包圍，被殺了。但當他們腦袋搬家時，流出來的血，却是白色的；可能就憑着這點與眾不全的「特色」，於是乎登上神位去了。和神有打交道的人說，這九個難兄難弟，每年都分別出席馬來亞九州府的盛典，不會擠到一處去爭吃香火的。

失去腦袋的九皇爺，年代一久了，再沒有人能想起他們的尊容了，即使是高明的畫家，也無法憑空去畫描。所以各地的九皇爺廟除了有書寫着其大名的神位外，再也無法看到什麼了。這對信徒們無異是一項重大的損失，慢慢形成忌說九皇爺的來歷了。

神誕開始的第一天，廟祝們把早已預備好的一枝非常筆直的，直徑六吋左右的、三層樓那麼高的竿子，一枝能持重的青竹和特製的一排九盞的油燈，放在廟門前的空地上。樹立竿子的儀式非常隆重莊嚴，彷彿我們的上流社會敦請名流來剪綵開幕似的；首先，通過播音機的廣播，號召全體齋友齊集在廟門口聽命。信徒們手持香燭，身穿素衣，赤足，口誦經典，恭候聖駕的降臨；即使是傾盆大雨，也停立不動。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突然迸發出陣陣的鑼鼓聲，乩童們「跳童」了，臉頰被穿上一支有總帶，長約一尺和粗約二三分的鐵條，手中執着的利

器：或劍、或斧、或釘鎚、或鋼鞭。齋友一看到這種情景，就知道神已降臨到人間來了，於是紛紛下跪、叩頭、燒香、膜拜。這時地上如是濕漉漉的話，當他們爬起來時，褲子上膝蓋的部位就沾污了一大片。在黑白相襯下，真是好看極了。把竿子豎立在那里，是由乩童決定的，但我看過好幾回都是豎立在廟的左邊的。然後用青竹吊着那一排九盞的油燈，縛至竿子的近尾端的部份，形成一個不正的「十」字形。這油燈一經掛起，就必須保持它的火不熄滅，照料燈火的廟祝，一看到火光暗淡下去，就放下來添油，然後再吊上去。神誕過後，才把油燈取下，放倒竿子。這時，信徒們知道神已溜走了，就不顧禮讓，紛紛取出隨身帶來的刀斧，砍劈着那竿子，希望自己能砍到一大塊木頭回去。據說，這種木塊經神靈附着過，用處就非常：可鎮壓野神妖鬼，又可煎湯服用，治愈奇難雜症。到底有沒有靈驗呢？這個只有天曉得。倘若有這麼靈驗，我可以預言全馬的醫生都要叫窮了。

到了晚上，是迎神的節目。廟門前早已聚集了一大堆的齋友。在夜幕下，我們可以看到白茫茫的烟在飄曳，到處閃動着蠟燭的火光。除此以外，還有廟祝抬着的轎子、釘椅和持着的穗旗和羅傘，一等到「乩童」「跳童」，隊伍就浩浩蕩蕩地出發。迎神的地點，通常是在村外的一條小河邊。乩童是走在迎神行列的最前頭，中間是廟祝，後面的才是善男信女們。一上了「童」的乩童，就蹦蹦跳跳，揮動着手中的利器，有時迎空劈去，有時砍向自己的軀體上，於是胸前背後和腹部都淌着血了。但這種情形只限於「新角色」的乩童，那些經驗豐富的乩童卻沒有這麼傻，他雖然是上了「童」，然而彷彿是演戲，踏着午台的步子，穩重而又好看；在他的身上你是發覺不到有傷痕的。他知道迎接神聖的道路是遙遠的，他不會笨得如其他人一樣的安步當車。走不到幾步路，他就爬上那由廟祝抬着的釘椅上端坐，頻頻地揮動着令旗，悠閒得如在空城計裡的諸葛孔明，彷彿主帥就是他，其他的乩童不過是開路先鋒吧了。

這張釘椅是特製而成的：椅背裝有三把刀刃，坐的和踏的部份都有利釘，這皇上的寶座似的，非有天生成一個非凡的屁股是坐不得的。

迎神的隊伍一到河邊，釘椅上的「主帥」就發出「御令」，再由廟祝宣佈：「停下來！」是於，「主帥」經過一番「亮相」之後，就奔到河邊尋尋覓覓，彷彿天下只有他的「慧眼」才看得到神踪何處；而其他的乩童只會亂蹦亂跳。這時那幾個執羅傘和捧着神爐的廟祝就緊跟着他的後面，一等到他看到什麼東西而硬說那就是神的話，拿羅傘的就用羅傘罩住，喝令善男信女們向後轉，跪下叩頭燒香

蠟；就在一片火花烟霧中，宣佈神已接到了。

到底接回來的是什麼東西？誰也不知道。這個「神」一被接回來，就被供奉在一間房子里，上了鎖；外面再由兩個廟祝把守，只准膜拜，不准偷看。雖則嚴密得如原子彈的秘密，但總會有洩漏的時候據。據一些懂得內情的人士說，有時接回來的是一些爛木腐草，或者是一只青蛙，到了初九那天，再搞一下送神的把戲，把東西拋在河里算數了。不過，這是不准齋友看到的。

在九皇爺誕期間，也有一些神仙來湊熱鬧，是路過的呢，還是受到邀請的呢，這個只有九皇爺本「人」才會明白。這些神「賓」有：道祖太上老君，柳春芳，張玄同，觀音菩薩、哪吒、齊天大聖、關帝等。他們的降臨，照例是通過乩童的「上童」，先是訓話，過後又要求人們要時常照顧他的香火，切記切記。善男信女們又誠惶誠恐地叩頭，膜拜燒香，忙着一團。

然而神的靈驗與否必須依靠着乩童的落力才會出色。有時一天被接回來兩個關公或是三個聖天大齊，弄到信徒們不知何去何從。幸運的神，祭品香火，吃得飽飽的，真的是過着神仙的生活；倒霉的，就被扔到一旁，彷彿是進入冷宮似的，無人過問。造成這種現象，據說這是因為乩童間的利益爭奪所至。

戲本來是演給神看的，但台下擠滿的是人羣。平日的暗邦可說是沒有文娛生活，一遇到大日子，人人都爭來看。而演出的戲都是荒謬怪誕的，台步工架唱腔都是最末流的。

初九的過「火坑」，是熱鬧的一幕。一早，就有廟祝用黑炭在廟門口前鋪成一條長約十餘呎，闊約二呎的拱形路，旁邊用大繩圍住，不准任何人進入。到了要過「火坑」時，旁邊又置放了整十桶的齋麵。當聽到嗚嗚的畫角聲時，你就知道要過「火坑」了。乩童們又手舞足蹈起來了。

「各位齋友呀……注意呀……屬牛的不可以看，趕快迴避……大肚的『查某』（女人）不可以看，趕快迴避，……吃齋不誠心的，不可看呀……有污穢的不可以過『火坑』呀……」擴音機叫着。

看熱鬧的人羣頓時騷動起來，母親們尖聲地呼喊着自己那是屬牛的孩子回去，孕婦們也被她們的親戚挾着回去。

這時，乩童們跳到那盛齋麵的桶邊，舞着刀劍斧鎚，手持令旗，赤膊的上身少不了淌着血汗，傷口太大的，就被貼上一張符咒。舞了一通過後，就由廟祝把符水遞給他們；於是，他們口含着符水，一面噴一面跳，地上的灰塵也飛揚起來了。遠望過去，彷彿是極樂仙景。符水，有的是向天噴去，毛毛雨般地散開來；有的在經過乩童漱口後就噴進那

對現代主義一些謬論的批判

奇思

一桶桶的麵里去；也許是怕符水澆得不夠均勻吧，於是有的乩童就用手中的利器去攪，有的索性插手進去，一面攪，一面口中念念有詞，明眼人這時就會看到他們身上的血水和汗水滴了進去，這種情景只有中秋節茶館工人做月餅那種「美態」才可拿來相比美。

齋麵施法過後，那條「火坑」也由幾個廟祝把金銀紙舖在上面點燃起來，其他四五個合執着幾條草蓆在搗火，等到火旺了，再撒下鹽粒和茶葉，火勢立即降低，冒出陣陣的白烟來。

過「火坑」是由一個法師帶領着一羣「上童」的乩童和一些齋友過的。雖然美其名曰「過」，其實何嘗是「過」呢？「過」，應該是慢條斯理如步入太虛境界那樣地踱步才算數，然而，他們卻是奔跳過去，這種速度可相抵得短跑家衝線時的速度。雖然有神明的庇佑和天生成一雙勁腿，可是每年都有好些乩童燙傷腳的。結果總是被歸罪於自己的不清淨，不能怨天尤人。

長期吃齋、自認一生都沒有踩死過一只螞蟻的齋友，面對着這「火的考驗」，也畏縮不前，深怕一旦有差池，一世的「英名」就要喪失於一旦。然而，人間與天堂照例是有相同之處的：有錢，天堂的大門是為你開着的。這樣就有一些專代人過「火坑」的「齋友」出現了：他可為你赴湯蹈火，替你消災除禍，爭取福祿壽——一句話，只要你給他錢。但他並不「上童」，與平常人似的，只不過是背上多了兩個沉重的包袱和手上端着祖先靈位及其他的東西；在他們每個人身上所荷的重量，據非官方的估計就有十多二十斤重，這樣身子被壓得無法挺起來走路。包袱里有小孩子的衫褲，老太婆的鞋襪、少婦的飾物、男人的睡枕被單、草葉、鹽、米……。總說一句，人間所有的東西，在這些包袱裏都有。據說，過了「火坑」，百病就會消除，災禍不再臨門；喝過過「火坑」的茶，會延年益壽；所以即使是小小一包粗茶葉，也要索價三元左右。

替人蹈火者常是一些上了年紀的「齋友」，由於背上的負累，不是絆倒，就是給人撞翻。「火坑」里的火焰並不因為他是神的得意門徒而特別優待，衣服隨着燒了起來，但他得如兵士一樣地不顧生死地再爬起來前進，一面撲滅身上的火焰。就這樣地經過一而再、再而三地過「火坑」，等到把物品交回原主的手里和拍賣東西時，這些蹈火者已焦頭爛額、衣服燒破、滿身創傷了。但一手拿貨，一手交錢的善男信女們，是不管這許多的。

「火坑」過後，就分齋麵了。於是又是擠擠擾擾，亂成一團，「火坑」的火炭雖然還熾熱，但已有齋友拿器具在抓箒了，準備拿回去作靈符用了。

我離開暗邦已四年了，人面，景物都有很多變幻，然而惟獨九皇爺誕的慶祝，依舊是年年如斯。

我們從一七二期的蕉風月刊上，看到了由慧適代主催的一個文藝座談會的記錄文章：「青年作者與馬華文壇」，討論有關馬華文藝現狀和青年作者等問題。本來，真正有志於文學並願以文學來反映生活和為人們服務的青年作者，能突破時、空條件的限制及客觀環境的困難而相聚一堂，以討論有關文學的各種問題和交流寫作經驗等，以促進馬華文藝沿着正確的路向不斷的向前發展，這本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然而，該座談會的目的和企圖，顯然是和上述原則相反的。

比如在談到馬華文藝的現狀時，某參加者就曾十分露骨地說：「我們有意識流，存在主義，達達派等統稱為現代主義的旗幟升起，馬華文壇將來必定會跟隨這個趨勢走。」另一參加者更得意忘形地附和說：「現階段，現代主義的旗幟已高昇，行將代替接近滅亡的現實主義。」

又在談到青年作者的崛起時，有些參加者把現實主義文壇視為魔鬼，說什麼：「一部份作者被現實的魔鬼抓住了，有些人能反過頭來，用箭去射魔鬼。」「他們想擺脫星加坡文藝界的影响，接受現實的挑戰。」等等，等等。

從這裡，就已足夠明顯的暴露出該座談會的企圖和自白了。事實上，預言現實主義行將「滅亡」的「青年作者」們，如果不是短視到看不清馬華文壇的現狀的話，就是愚蠢到有如自己搬起石頭來打自己的腳。馬華文壇發展的事實告訴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馬華文壇發展的主流就一直是現實主義，而到了現階段，具有現實主義光榮傳統的馬華文藝，儘管經歷着和面對着許許多多的困難（包括客觀的、人為的困難和主觀努力的不夠），但在質和量上，却已經有了新的發展和提高，看看近年

來現實主義詩歌和小說方面的具體成就和收穫，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詩歌方面，我們可以舉出韓玉珍的「茉莉公主」、李販魚的「走在生活的道路上」和嚴思的「風雷集」等為代表，在小說方面，我們也可以舉出賀巾的「小茅屋」，高靜朗的「青青草」與顧軍的「陽光與霧」等為代表。反觀那些高喊「現代主義」「行將代替接近滅亡的現實主義」的論者及反現實主義的作家們，却沒有，也不能拿出具體的「不朽」的作品來。事實上，只有堅持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路向的文藝作者，才會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寫出為全國人民的大多數和全人類的大多數所喜聞樂見的不朽的藝術作品，馬華文藝的發展歷史，正在說明，也將証明這一點。而一切反現實主義的文藝作者，歷史早已註定他們的前途是十分暗淡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不得不狂呼「現實主義將死」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希望那些被誤導者及一時看不清事實真相者，能及時覺醒，並以實際行動堅決跟一切牛鬼蛇神決裂並走上正確的道路上來！

我們深信，絕大多數真正有志於文學、具有社會良知的青年作者，最終必能同意我們的見解。

不要相信什麼「現實主義的旗幟已經升起」、「行將代替接近滅亡的現實主義」，諸如此類的夢話，事實正好相反，行將被廣大的勞動人民和讀者所唾棄而接近死亡的，恰恰是自稱為「有意識流」的「現代主義」！而現代主義的黑旗已「高高」升起，並在凜厲的東風中作着最後的垂死的掙扎，這才是千真萬確的。而且，在馬華文藝發展歷史的事實面前，一切違反現實主義原則的逆流（包括現代主義、偽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等）及其邪說歪

論，最終必定會以澈底破產而被擯下歷史舞台！

× × ×

現代主義的文藝，並不是什麼不可解理的東西，它的產生和興起，和現代資產階級藉以維持其統治地位的政治欺騙和暴力鎮壓，如議會民主、飛機、大炮、戰艦以及核子武器，已經越來越在人民的面前失去其威力和效用，於是便企圖從文化、思想上利用所謂現代主義等有毒文藝來麻醉人們的思想，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寶座，這就是所謂現代主義文藝以及一切反現實主義文藝「興起」的歷史原因和背景。

現代主義和文藝，並不如某些人所瞭解的那樣，以為是沒有內容的（反對感情和思想的表現）、不能理解的（因其表現手法是所謂「晦澀的」等）。事實上，現代主義的文藝作品，也是有所表現的，有一定的內容（思想和感情）的。某些現代主義者也自認他們的作品是為了揭示「心靈」的「最隱蔽處」，或是揭示「最深藏」的「心靈」。關於這一點，我們要說，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抽象的心靈，只有具體的心靈，沒有超現實或超階級的「心靈」，而只有具體的、現實的、深深打着階級烙印的「心靈」。承認不承認這一點，便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和一切反現實主義者的考驗，也是現實主義文藝和一切反現實主義文藝的分水嶺。

但是，和現實主義文藝作品的內容相反，現代主義的作品所表現的內容，是頹廢的，引人向後看的，個人主義的，而現實主義文藝的內容，則是積極的、引人向前看的，集體主義的。在表現形式和技巧上，現實主義的特點是明確的、通俗的、易懂的，而現代主義却以晦澀、難懂等為表現形式的特點。可以這樣說：當代文藝上的現實主義和現代州

義為首的一切反現實主義文藝的鬥爭，正是當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在文藝領域內的反映。

最後，應該指出：該座談會的某些參加者把星加坡的文藝視為洪水猛獸，大力呼喊「擺脫星加坡文藝界的影响」，把所謂「星加坡文藝」和馬華文藝對立開來，這也是千不該萬不該的。我們認為，星加坡永遠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不能和馬來亞對立起來的。當我們談到祖國馬來亞的時候，也就同時意味着包括星加坡，同樣的，當我們談着「馬華文藝」的時候，也就是包括星加坡的文藝在內的。任何想把星加坡和馬來亞分割開來和對立起來的企圖和作法，只能被視為替外國勢力的「分治」政策服務而已，而不管它作如何狡猾的辯解！此外，就馬華文藝的發展趨向來說，馬華文藝是不應有南、北之分的，而只有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分歧！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埋頭苦幹的在全馬來亞的範圍內，大力發展健康的現實主義文藝和堅決反對以現代主義為首的一切反現實主義文藝，為馬華文藝光明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耕耘！

所有真正信仰和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路向的馬華文藝作者們，團結起來，為馬華文藝的純潔和豐收而頑強不屈地共同奮鬥！



起 說 旗 義 花 義 從

—— 洋 ——



一些稚氣未除的大孩子們，向我兜售義旗義花一類的東西，是經常有的事，然而我却從來沒有買過。

區區的一兩毛錢，算不得是一回事，自然不構成我拒買的理由。

其實，這類所謂義旗義花，從我幼小的時候開始，便一直沒有令我發生好感。

從前，我常常想：藏在冷氣室里的專門吸血的社會虫，也配行善？還不只是沽名釣譽，拿幾個臭錢圖謀洗淨自己的罪名？

現在想起來，這種思想未免有點偏激。因為偽善儘管不好，但奇蹟也不是沒有的。除去暗中竊進私人腰包里去的之外，剩下的即使是一點點，對社會也并非絕沒有好處。

可是，新的理由，使我無法「軟化」我的「鐵石心腸」。本來，只是那班大孩子們臉上的天真爛漫的氣色，就很可能博取我的同情，但一看到貼在收錢銅的ABC字樣，一股怒火便湧上心頭，我不能不想：縱使非常不願意尊重我的語文，但在需要我的施捨的時候，暫時低下頭來敷衍一下，總還是不過份的。當自己的民族靈魂已被踐踏到這個地步的時候，我以為只是為着討取幾個孩子們的歡心而充當謀算自己民族的幫兇，到底是不仁不義的。

售花售旗節日的無聊意義，也是持續我的反感的理由之一。例如櫻花節，那些遠在英國的第二次

世界大戰陣亡士兵們的遺眷，相信要比我濶得多，其中有些也許已經騎在千千萬萬人的頭上馳騁，或早已回到亞非兩洲來鎮壓「有色」人種了。照理應由他們伸出援手，救救我這一類的無數人的。現在乾坤顛倒，這個節日早已失去了意義，實在沒有要我跟着別人尾巴走的道理。南京被殺的五十萬人，造築死亡鐵路的犧牲者，以及此地成千上萬的無辜死難同胞，他們的下一代也都是急需援助的對象，這許多年來，又為什麼不被照顧？顯然是不公平的，糾正不了，至少不應該盲目隨從。除櫻花節之外，其他已失去意義或根本就毫無意義的籌款節日，還是有的。

此外，無奇不有的人間百態，也鼓勵我遠離種種的虛偽玩藝，主持募集義款或什麼運動的大人先生們，對慈善或公益事業的誠意，是虛是實？穿著西裝的達官貴人，真能替無家可歸的災民着想？高樓大廈的鄰近，有多少破陋不堪的小屋？燕窩魚翅的香味飄過的地方，又有多少人正在捱飢受餓？坐在大型汽車里的小姐太太們，什麼時候曾經把她們餵養北京狗的食物，讓她們的園丁或司閩的兒友們嚐一嚐？這一些，全是有趣的問題，也是令人鼻酸的醜相。需要別人協助的人太多了，即使沒有什麼義旗義花一類的運動，任何人也都可以隨時隨地做個「好人」的。我想：與其被人刮收佣金，不如自發地照顧一群為數更多的不被照顧的人，也許是更有意義的。

一個黑人母親的夢

——獻給我的母親

黑人母親
搖着她的兒子
在她黑色的頭上
覆蓋着黑髮
她正做着奇異的夢

黑人母親
搖着她的兒子

忘記了
地上的玉米已晒乾
昨天已收完了花生

她夢幻着奇異的世界
她的兒子要上學去
要去人們學習的地方

黑人母親
搖着她的兒子

忘記了
她的弟兄們已用血建設城市

她夢幻着奇異的世界
她的兒子要在街上跑
跑在人們行走的地方

黑人母親
搖着她的兒子

傾聽着
由風送來
遙遠的聲音

她夢幻着奇異的世界
奇異的世界
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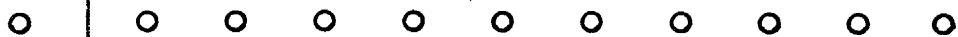
她的兒子可以生活

（南非是個厲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國家，在這里黑人備受各種形式的種族壓迫，在這首詩里一個黑人母親憧憬着未來的自由平等生活，對沒有人壓迫社會的必然來臨充滿了無限的信心。——譯者）

（南非）卡隆岡諾

山鷹譯

朝 着 正 確 的 文 藝 方 向 前 進



文藝是社會思想鬥爭的一環，是變革社會的一支必不可少的推動力量，它雖然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能夠轉過來積極影響政治，加強政治的發展步伐。因此，在一個社會變革運動中，進步力量不但要做好政治工作，同時也要做好文藝方面的工作，推進和擴展健康的文藝活動，通過文藝去組織，動員和教育廣大的人民群眾，並打擊落後的勢力，為進步力量服務。

在馬來亞的文藝運動中，長期以來，文藝一直是落在政治發展的後面，不能夠配合政治形勢的需要發揮它的作用，會存有這樣的偏差現象，一方面固然是客觀環境壓制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們文藝工作者在發展文藝的工作上努力不夠，缺乏關心政治，未能在一定階段提出正確的，符合社會需要的文藝方向，讓文藝工作者遵循的結果。

因為在文藝運動中，方向問題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里，有了一個明朗而又正確的文藝方向，就等於有了一個共同的鬥爭目標，這樣才容易團結和引導文藝工作者朝着既定的方向前進，達到勝利。沒有一定的方向，或者方向不能符合一定階段的政治發展需要，就會造成文藝工作者之間的步伐紊亂，茫無頭緒，無的放矢的種種現象，而且最嚴重的是，還必然會導致文藝工作者脫離政治，脫離群眾，脫離現實。一個個走向牛角尖的可怕後果。到了這時候，文藝不但失去了它的促進社會的作用，還會反過來變成政治發展上的絆腳石。

然而，什麼是當前馬來亞文藝運動的方向呢？這是一個值得全體文藝工作者重視和共同研究的問題。

筆者以為，文藝既然是服從於政治而又具有轉

過來影響政治的作用，那麼，當我們制定文藝運動的方向的時候，我們首先也得配合政治發展的需要，考察和檢查一下當前馬來亞整個進步運動在政治方面中的任務，發展趨向，要求和作用等等，然後才能制定出符合現階段人民鬥爭需要的正確的文藝方向。

首先，馬來亞人民當前在政治上正進行着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一運動的最終目標是要達到建立新社會，這是一點；其次，領導當前這一運動的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結成了偉大的聯盟，並聯合了城市小市民和知識份子，以及團結了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組成了聲勢浩大的民族統一戰綫。因此，這一運動是最廣泛的，最劇烈的，最徹底的人民群眾運動。

在這樣一個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中，處在這樣政治的形勢下的文藝運動，難道還能夠脫離或忽視這一運動的偉大洪流，放下當前的中心任務，另走一條不同的方向嗎？

顯然是不可能，因此，要發揮文藝教育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真正作用，要做到文藝服從於政治的要求，馬來亞文藝運動，就必須配合當前的政治任務，站在工人階級的思想立場上積極擔負起文藝為工農服務的任務，堅決在反映工人農民的生活與鬥爭，反映廣大的人民群眾的運動，而現階段的中心任務，就是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民族解放，這一民族解放運動方向，正是當前馬來亞文藝運動的正確方向，它完全符合馬來亞人民現階段的政治鬥爭需要。



曾 獻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二)

—椽夫—

(本文接續第十四期)

品里還保留了濃厚的舊文學形式。在他們的作品里他們喜歡織入一些舊韻文的形式如「沙雅爾」或「班頓」，而且很喜歡應用成語，諺語之類的東西。

(二) 印尼新文學運動的躍進——

新作家行列成立與文學革新

(甲) 新作家行列的成立

自從「圖書出版局」成立以後，印尼文壇掀起了巨大的文學革新運動浪潮，搖撼了昔日舊文學的統治地位。這個文學運動持續了十多年，這期間作家倍出，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然而這個文學革新運動不是沒有局限的；在內容上，「圖書出版局」的作品多數只局限於反映婚姻悲劇，以及一些不合理的舊風俗罷了。由於這個出版局的設立原來是要藉此對印尼人民的控制，因此作品的內容不能超越規定範圍。譬如規定作品的內容不能刺激到宗教或風俗，不能涉及政治，從事反對殖民地統治或對社會秩序有妨礙等等。在形式上也尚未脫離舊文學的影響。這種局限性當然會使到很多作者感到不滿意。於是一九三三年在達迪爾·阿里夏巴納及阿米爾·漢沙的推動之下，一批年青的作者自己出了一本文藝雜誌——「新作家行列」。這是「新作家行列時代」的開始。

提及新作家雜誌出版的由來及目的時，他們在其會員傳單里寫道：

「爲了要替目前印尼文壇不斷增加但絲毫沒有聯絡的作者們尋找一個適當的地點。他們如今獨自工作，不關心別人，只使用別人賜與的機會。」

Timbil 雜誌在三月中旬特地開了「文化」與「書本意見」欄，這裡可以遇見一兩位作者互相傾談及交換意見。這并非是偶然的事件，幾個月之前，

Panji Pustaka 雜誌又特開闢了「促進文學」一欄，像燈火吸引晚上的飛蛾，它立即吸引了一些作家。於是「廿世紀」、「人民幸福」、「青年精神」、「人民思想」等前前後後的報紙與雜誌都刊載了具有新精神的文學作品。

必須承認，在這樣振奮人心的情況下，現在幾乎所有的報紙與雜誌都刊載有「沙雅爾」、新詩、小說等，甚至有特填塞了許多空版。

人們就這樣一月月期待，去團結與領導那些分散的作家。在這裡印尼一般上等等待着有關印尼社會內新環境與時代要求的研究與領導。

「新作家」將着重於一般的語文與文學。它將刊載：

- 1，韻文(沙雅爾、新詩、班頓等)
- 2，散文(故事、小說等)
- 3，西洋詩

- 4，文學評論
- 5，作品研究
- 6，文學與語文的一般見解
- 7，藝術的一般觀點。

「新作家」將成爲作者們實現其理想、感受時代氣息的地方。

「新作家」將站在前哨、揮舞着文學旗幟向那些需要引導的年青作家們指示前進的道路。

(乙) 新作家行列作者羣像

「新作家行列里」大多數是年青的作家，他們帶着一股朝氣，要爲馬來文壇帶來新氣息。這時期較著名的作家有：

- 1，達迪爾·阿里夏巴納
(Sutan Takdir Alisjabana)
- 2，沙奴西·班尼(Sanusi Pane)
- 3，阿米爾·漢沙(Amir Hamzah)
- 4，阿爾明·班尼(Armijn Pane)
- 5，哈姆加(Hamka)
- 6，達丁慶(J. E. Tatengkeng)

(1) 新作家行列主將——達迪爾·亞里夏巴納。

達迪爾是「新作家」雜誌的主持人，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說家、詩人、印尼文法學家、哲家學和法學家。

一九〇八年達迪爾出生於蘇島的納達爾。中學留學之後，繼續攻讀法律，于一九四二年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他曾當過教師，一九三〇年後任職於「圖書出版局」，并擔任「圖書旗幟」

(Panji Pustaka) 主編。

達迪爾的著作是相當豐富的。他的小說有：

- (A) 禍不單行(Tak putus di-runding malang)
 - (B) 永不熄滅的燭火
(Dian yang ta' Kunjong Padam)
 - (C) 強盜窠裏的少女
(Anak Perawan di-satang Penyamun)
 - (D) 揚帆(Layar Terkembang)
- 除了寫小說之外，他也寫詩及著有學術性的著作。收集成書的有：
- (E) 浮雲(Tebaran Mega) ——詩集。
 - (F) 舊韻文(Puisi lama)
 - (G) 新韻文(Puisi Baru)
 - (H) 印尼語語法(Tata bahasa Indonesia)

在上面的幾部小說里，「揚帆」是較著名而且較成功的一部作品。書中描寫兩位性格不同的姊妹；姊姊杜蒂優雅溫柔、身懷大志，妹妹瑪麗亞活潑好動，愛吵愛鬧。這時姊妹兩人同時喜歡一位有理想抱負的青年尤淑夫。但尤淑夫比較喜歡瑪麗亞的活

潑·杜蒂的青春在繁忙的工作中迅速消逝，這時尤淑夫已經成為瑪麗亞的愛人，她始開感受到心靈的空虛與徬徨。結果後來瑪麗亞患了肺病，臨死前她要求尤淑夫與她姊姊結為伴侶。這部書描述了印尼婦女（書中的杜蒂）爭取社會地位的鬥爭史。

在藝術觀點上，達迪爾是個「全盤歐化」論者，他提倡歐化，認為藝術必須傾向西方。

(2) 東方文化論者——沙奴西·漢沙

沙奴西·班尼也是「新作家行列」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出生於一九五〇年，修完中學課程後曾當過教師。一九二八年赴印尼深造，回國後主編「浮雲」雜誌。後來投入新聞界務職，還從事印尼歷史的研究工作，著有「印尼歷史」上下兩冊。

由於長期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他的作品里有濃厚的超世脫俗的思想。在藝術觀點上，他是一位推崇古代文明的東方文化論者，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他的這種觀點，與他同一行列里的達迪爾大起衝突，兩人曾為此事大打筆戰，轟動了當時印尼整個文壇。

沙奴西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的著作有：

(一) 愛情的火花(Pancharan Chinta)——散文詩集。

(二) 「彩雲」(Puspa Mega) ——詩集。

(三) 浪子之歌 (Madah Kelana)——詩集。

(四) 格達查雅 (Majapahit) 劇本

(五) 滿者怕夷 (Kertajaya) 劇本

(六) 新人 (Manusia) 劇本

一九四〇年以後，沙奴西很少創作了。

阿米爾·漢沙在新作家行列里有「詩人之王」的稱號。他出生於貴族，自小便在充滿回教氣氛的家庭里長大。

他在故鄉唸過幾年中學，後來到梭羅攻讀東方文學，之後在椰城轉攻法律。然而在他的書還沒有唸完時，他父親便召喚他回去當了蘇丹的女婿了。

漢沙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善於從舊文化中吸取滋養料，馬來舊文學形式在他的筆下復活了。

然而由於他的家庭出身影響，加上他所鑽研的都是些回教經典及舊文學，他變成一位脫離現實生活的詩人。在他的作品里，流露對上帝的無限讚美，對理想與虛無世界的追求。且看他在「寂寞之歌」里寫道：

在今世不能相見，
我的心也不覺得惋惜，
永恆之地并不在人間，
讓我的幻想飛過雲霄……。

現實世界在詩人的眼里并不可貴，他所追求的是虛無的「永恆之地」。

詩人的心靈是憂鬱與寂寞的，在寂寞里他甚至渴望用死來解脫痛苦。且看他在「思念」里寫道：

喂，死亡你降臨罷，
把我從悲哀中解放，
你仍糾纏在我處，
在這黑暗的時刻。

喜鵲兒的叫聲并不悅耳，
對我這馬來獨身漢，

雄梟的叫喊并非思戀，
在我耳里依然似往昔……。

詩人的心愈來愈寂寞了，到了後來變成了一絲微弱的心靈的呼喊，在「我快溺死」里他寫道：

我快溺死，我的愛人！
我快溺死！
伸出你的手，拯救我吧，
我的四周是死般地沉寂，

一九四五年他終於帶着憂鬱離開了人間。

他的詩篇收集在他的「寂寞之歌」

(Nyanyi Sunyi 里，這些詩大都是他心靈的呼聲。

除此之外，他還寫了一本從中國、印度及阿拉伯等地收集到的詩集，名叫「東卡的香」

(Setinggi Timor)。他還會寫過一首長達七十多行，歌頌君王武士「漢都亞」(Hang Tuah)的詩篇，這首詩描寫出漢都亞在葡萄牙進攻馬六甲時抱病出戰，結果英勇捐軀的壯烈事跡，但它與歷史事實不符。

漢沙在發揚東方文化工作中是有其貢獻的，然而思想的局限性使他不能寫出具有時代意義的詩篇。

(3) 阿爾明·哈姆加·達丁慶

阿爾明·班尼也是「新作家行列」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沙奴西·班尼的弟弟。

阿爾明·班尼誕生於一九〇八年。起初他在巴東荷印學校唸書，一九二三年到椰加達深造，後來又到梭羅的荷印高級中學攻讀。一九三三年他與達迪爾等人創辦「新作家」雜誌，一九三六年在「圖書出版局」任職，直到最近還熱心於文化事業。

阿爾明雖然是「新作家行列」的人，但他的藝術觀點與他的哥哥沙奴西及達迪爾均有所不同；他提倡東方文化的優越性但并不無原則崇拜，他也接受西方文化的新精神但并不全盤歐化。他贊同在批判的原則上去發揚舊文化，去建立新的文化。

阿爾明是個小說家，新聞記者，戲劇作家和語文學家。他的著作相當豐富，較著名作品計有：

(一) 加爾蒂尼(Kartini)

(二) 桎梏(Belenggu)

(三) 活力充沛的生命(Jiwa Berjiwa)——散文集。

(四) 人與人之間的故事

(Keseh Antara Manusia)——小說集。

(五) 馴服的鴿子(Tuan Direktur) ——劇本

「桎梏」是一部長篇小說，它也是阿爾明的代表作。書中的女主人翁蒂尼是一位極力追求男女平等的婦女，他的丈夫蘇卡多諾是一位醫生。由於當初兩人的結合并非基於真正的愛情，後來終於感情破裂而告分離。就在這個時刻他認識了一位柔情萬種的歌女艾妮雅，兩人同是婚姻失敗的不幸者，又是舊同學，於是兩人墮入愛河，秘密往來，後來事情不幸敗露，蒂尼出走，艾妮雅也告芳踪杳然。蘇卡多諾遭逢這個打擊之後，痛定思痛，決定把全部精力貢獻給造福人羣的醫藥上。

然而實際上阿爾明却是想通過對書中人物的刻劃來反映戰前印尼的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上徬徨的知識份子。

(未完待續)

這一期的「浪花」擺在讀者們眼前，大家可以看到，從形式到內容都已煥然一新，這是「浪花」革新的結果。

當然，這還只是革新的初步成果，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為發展這一成果，把「破舊立新」的工作進行到底，還需要我們長期的艱苦努力。

大家知道，長期以來，健康文藝受到大封鎖，大包圍。「浪花」的出版是為了要突破種種大包圍，打斷封鎖黑線。因此，我們希望全體同路人，把「浪花」當作你們自己的陣地，時時刻刻給我們加油和鼓勁。這樣「浪花」才能像海燕般沖破黑浪，飛躍向前。

在健康文藝受到大封鎖的當兒，文壇上的牛鬼蛇神卻受到「寵拔」，明目張胆地橫行霸道，貫串這條牛鬼蛇神黑線的是現代派頹廢文藝。負有提倡新現實主義文藝的使命的「浪花」，對於這類現代派頹廢文藝是勢不兩立的，我們要把它們全部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因此，我們在上期刊出了唐菁文友的「論「現代派」的使命」，暴露了「現代派」的醜惡面目以及它所負的可恥使命，這一期我們發表奇思文友的「對「現代主義」一些謬論的批判」，進一步把「現代派」牛鬼蛇神揪出來，予以迎頭痛擊，以後我們將貫徹始終，不屈不撓，誓把盤踞在各個文藝陣地的牛鬼蛇神鬥倒，鬥垮，鬥臭。因此，我們呼吁全體服膺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工作者，聯合起來，團結在「浪花」的旗幟下，大家一齊為徹底挖掉「現代派」的根子，徹底肅清「現代派」的流毒而努力。

為了要打倒「現代派」文藝，發揚新現實主義文藝，我們必須明確我們的文藝方向，有了一個正確的文藝方向，在文藝領域里就等於有了一個共同前進的目標。否則，前進的步伐就會紊亂、分歧。目前的馬華文藝運動，在被牛鬼蛇神的侵蝕下，已迷失方向，走上了歪路。有鑑於此，我們在「每月文談」專欄里發表「朝着正確的文藝方向前進」，以讓大家認識文藝必須貫徹群眾鬥爭路線的方向，從而走上正確的創作道路。全體文友們，讓我們大家齊步朝着這一正確的文藝方向邁進吧！

本期其他的作品，都是革新目標下的產物，我們不敢說統統深入到所要求的目標，但是，我們今後將自強不息，力爭上游，決心把「浪花」搞好，搞得出色。使之成為大家心愛的讀物和親密的戰友，是大家自我教育的有力工具，是貫徹新現實主義的重要陣地。

但是，要把「浪花」搞好，除了編者的主觀努力外，還需要讀者、作者全心全力的合作與支持。我們希望作者源源賜稿，這樣，「浪花」才可能推出好的作品，對於讀者，我們則希望他們多多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以及推介朋友訂閱「浪花」。總之「浪花」是屬於大家的，要把「浪花」搞好，只有靠大家齊心合力的努力。

我們誠懇地期待着批評和指教。

◆ ◆
讀者

◆ ◆
作者

◆ ◆
編者

稿 約

(一) 本刊歡迎任何「反映群眾生活和指導群眾生活」的各種體裁文藝作品。

(二) 來稿請用橫寫稿紙抄寫。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同意的請先聲明。

(四) 來稿如欲退回，請付來寫上姓名地址並貼足郵票的信封。

(五)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和通訊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 來稿發表後，酌奉薄酬，本刊仍有權再度採用出版專集。

(七)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收。

「浪花」1966年合訂本再版

「浪花」1966年合訂本出版以後，已被搶購一空，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現在決定影印再版，歡迎訂購。

出版兼發行：吉隆坡浪花出版社
1A/28, Batu 4, Jalan Cheras,
Kuala Lumpur.

史雷著「火的道路」出版了

「火的道路」是「浪花」月刊連載中篇小說，它反映一群知識份子在人民鬥爭運動中鍛鍊成長與不怕犧牲，不怕困難，敢於鬥爭的故事，具有進步的思想內容，每本定價八角正，歡迎訂購，歡迎代理。

出版兼發行：吉隆坡浪花出版社
1A/28, Batu 4, Jalan Cheras,
Kuala Lumpur.

長江貿易公司

馬來亞吉隆坡惹蘭陸佑廿五/六號

(循人中學斜對面)

電話：七八〇七六

代 理

中國百樂牌針車收音機上海牌衛生用品化妝品歐亞文具暨日常用品工藝品時新唱片批發零售一律歡迎

鳳凰貿易公司

吉隆坡八打靈再也楊旭齡路門牌十六號

電話：五三九六三

◀ 經 售 ▶

各國精緻靈巧名貴工藝品，瓷器，裝飾品，禮品，擺設，玩具等。

◀ 兼設服裝部 ▶

設計裁製各種新穎款式婦女時裝及兒童標緻服裝。

SHARIKAT Phoenix

NO. 16, JALAN YONG SHOOK LIN,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TEL. NO. 53963

For Sale:

*Dealer in Arts and Crafts
Toys Gifts and Games.*

Tailors Section:

*Specialized in Ladies' dresses and
Children's wears.*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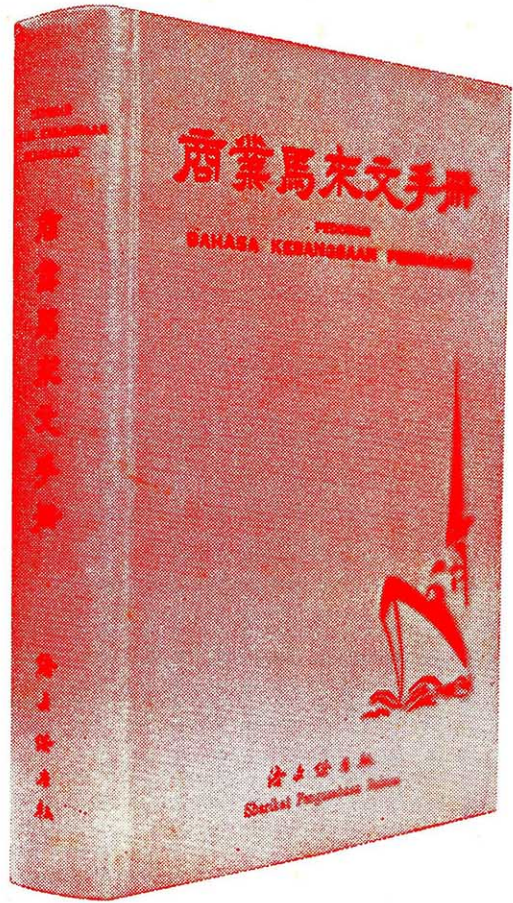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

語文供應社出版
 ▲ ▲ ▲ ▲ ▲ ▲ ▲
 商業馬來文手冊

＊ 工商界不可或缺之參考書 ＊
 ＊ 馬來語初學者的進修讀物 ＊



出版兼發行：語文供應社
 星加坡地址：252, Jalan Besar, Singapore, 8.
 吉隆坡地址：162, Jalan Petaling, K. Lumpur.

語文供應社

忠誠為各界：一

- 代編各種語文長期性刊物，尤以馬來語文為最歡迎。
- 代編各種特刊，或專為刊物翻譯部份語文稿件。
- 代編各種馬來語文教材或叢書。
- 兼理語文翻譯工作。

本書編排新穎，內容豐富，實際，略可分為：

每冊 定價 六元	>	書	信	指	南	礎 程 號
	>	書	信	例	範	
	>	馬	來	語	基	
	>	會	談	與	課	
	>	告	示	與	口	
	>	簡	字	數	詞	
>	分	類	詞	彙		

本書編者為前華文最高學府馬來文講師，對馬印語文，有精深研究，現正着手一系列編著工作。上述手冊之出版，謹為其一開端而已。